

228.2 W

4379

574.2 = 136

$\frac{574}{4} =$

~~222~~
~~574~~

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七



欽宗

靖康元年十一月

是月

大所四史朔

甲子康王入辭上

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

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

物成而行

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一月

于卯王雲馬

趙希顏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

謂和議成夫王

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

雲以鄙語詆

奏雲無禮誕妄誤國大計不報

戊辰雲至自軍前

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

取汴都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若

中外大駭康王復

百四十五

取汴都

入門罷馮澥為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紀事本末卷百

要錄繫此於十一月七日即戊辰也靖康紀問元年十月五日樞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纔兩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雲堅欲割三鎮地即此日事徐乾學後編云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卻王遂不行

己巳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案己巳原本誤作己丑

沈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作己巳靖康要錄在是月八日亦已巳也今改正靖康紀聞獨云在是月十四日恐誤

各執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

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

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

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

為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

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三

鎮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

獫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敗也宗尹言最切

至伏地流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

眾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黏罕所慟

哭於庭必欲從其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何處持

之況虜情變詐安可保其必信制之亦來不割亦來且

河北之民皆為赤子棄地則並棄其民為民父母而棄

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啟上以親征為名西幸洛

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何處力詆其不然

當以死守社稷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

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處謂唐恪曰三

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

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

召孫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

靖康要錄是月七日先有

詔書今附載於此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
車輅名號今與之一無所惜蓋欲保祖宗之土地而金人
必欲三鎮今與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
從眾而行之不聞宰執親戚不得預觀望今日百官
廷議繫宗社安危各要見之而來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
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固必之而來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
備禦不得何鹵莽朕無固必之而來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

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

之對壘書李回以萬年資治通鑑云又簽敵發數十騎來

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

婁宿大王曰案婁宿大王靖康要錄作婁氏大王即金

水諸部長大金國志云婁部人年二十金國志並有傳金史

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選族帳之壯武南兵雖多不足畏

者婁室與焉畢沉續通鑑作洛索

之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

之達旦以觀其變眾以為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

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折

日為丙子後此三日耳北盟會編於十二日癸酉書折

彥質軍潰李回奔京師於十五日丙子書折彥質燕瑛

棄河南走回京師而於十七日戊寅書

責降折彥質二十二日癸未書罷李回

甲戌金眾盡渡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眾悉渡自

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走多棄城走西道總管王

京薛應旂續通鑑云金活女師先渡孟津黏沒喝從之

幹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為攻城之計案續宋編年資

王淵遣兵三百餘人往劫宣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

金寨金兵亂乃殺賊數百宣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

卷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幹離不乃由恩州

至榆渡而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靖康要錄是月十三

人劉韜奏據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申契勘金

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三百人於西北門劫破敵寨

放火殺死金人不知數目其敵寨盡皆亂

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

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員資

乙亥命康王再使幹離不軍許三鎮並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為皇叔上尊號十八字

會編十一月十三日甲戌馮淵李若水充告和使副同日

王雲馬識遠詣黏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較此前一

據李若水出使與此同日矣奉使錄十四日日出起發出門

則馮解等出使與此同日矣奉使錄十四日日出起發出門

懷州見館伴使蕭慶慶曰王侍郎等幾時可以到來若

水曰某等與王侍郎同日出國門某等兼程先來蓋同

日奉使而行有遲速耳康王奉使會編繫十六日丁丑

與此云乙亥奉使丁丑出城微有不編繫十六日丁丑

仲既定康王劉子康王乞差文在耿延禧武臣高世則二

員充參議官丙子康王乞差文在耿延禧武臣高世則二

世則參見康王慨然曰國家多難君主憂辱苟可以了

事義不得辭然深更至不測虜廷未有還期公等歸與父

母妻子訣來日五更至此行延禧世則乃歸惟王雲

家屬不在京師留宿康王府第丁丑五更皆至少頃與

王同行是康王奉使劉子固宣於

乙亥日而城在丁丑日與此合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訥來云

紀案王訥靖康軍

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為言陛辭殊不趨有

案兩府二人聶昌耿南仲也詳見二十一王午十朝

竊臣附聞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

綱要謂即馮淵李若水誤也馮淵李若水奉使已於乙

亥於十六日則為丁丑較此後一日唐恪既書敕何桌

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桌不肯書

因請罷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何桌以堅持三鎮不

靖右丞然據紀事本末乃由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留

靖開封府事亦在十六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留

日乃丁丑與紀事本末合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

月八日靖通鑑徐乾學後編亦並朝廷從丑議三鎮在是

何桌罷中書侍郎誤與此同議三鎮朝廷從丑議三鎮在是

即下詔清野則當死守社稷又召梅執禮等入對定議

罷在十六日而不在初八日可無疑矣靖康紀何桌中

議侍郎並與金人書畫河朝書與前議三鎮誤合為一月

議以三鎮與金人者范宗尹諸人而宋史本紀是月癸

西范宗尹以首議棄地罷則堅持三鎮之時稟實未嘗
罷也要錄又書是月十七日何稟領開封府尹職事二
十九日稟為門下侍郎日下供職開十一月一日稟授
通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未幾即復職
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守城至晚詔金人已渡河百官疾
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河北提刑
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杜門清野紀
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京畿
人戶盡移入城十四日乃乙亥也與此差一日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
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
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
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益焚香乞起兵扼賊不宜
北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六日
則為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
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并陳州門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十

即日明

庚辰康王至相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

鐵騎四百自懷州來邀截奉使車騎津人告以過河累

日矣又遊騎追躡於後逢巡檢任永吉告之如津人云

壬午康王次磁州案北盟會編康王至州人殺副使王

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言金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

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居民命運積穀入城續案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再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

嘉應侯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磁有崔府君祠乃

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百姓遮道諫曰不可北去

肅王已為人誤初言二太子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

臣亦保無他今果如何雲乘馬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
廟即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北闕雖欲行不可耿
延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辯雲曰人言何足恤徐進至廟
民心益忿至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細也祠神畢
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
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番兵尙書是細作適
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眾乃引還初過河之
明日巡警任永爲金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後得脫
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百餘
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於
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甯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
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訪得他道

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紀事本末卷百四
資治通鑑云宗正少卿宗澤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
副使提兵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語康王其後議
磁趙相有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語康王其後議
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大喜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
合王至磁澤出迎謁王問之澤曰臣汪伯彥領兵郊
至入宿費糧王喜其言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郊
王入宿費糧王喜其言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郊
土豪民於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河本路諸郡
民四日起兵生事有礙縣議固渡過河今願大王暫
議國日遣耿南仲使幹離不軍聶昌使黏罕軍且以大
河爲界許之又告和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
越旬是日遣楊天吉王訥勃堇撤離母來命吏部尙書
王時雍帶御器械王侁尙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
天吉云兵已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閒兩國戰爭累年生
民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

以誓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為界上
不得已從之洎曰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
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往洎曰春時議和退師以三
鎮為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啣命
而往果見中沮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失信公事也
若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信於是上批金人
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
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
親辭尋詔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
聶昌為告和使日下出門紀事本末卷
癸未南仲昌偕王洎等出國門紀事本末卷
云南仲至衛州衛州欲殺金人王洎洎走南仲得脫遂
如相州昌至絳州論命割地絳人不奉詔為鈐轄趙子

清所殺刻其日碎切之考終人殺聶昌在
閏十一月十五日續鑑蓋因連類並書
州紀事本末卷四百四十五
吳兵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
募敢死士飛與焉屢禽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
承信

康王次相

甲申初下詔清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梅執禮建

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攜入城大擾遂罷據靖康要錄繫

於議三鎮之後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

其鑑並繫庚午議三鎮在己巳庚午即內外驚擾軍

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餘

人稍定於案龍清康己丑前甲申五日此事未幾罷清野

指揮民閒鼓舞案靖康要錄罷清野
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折彥質潰兵已招安訖
城外民居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十九
日乃是庚辰北盟會編罷清野指而鐵騎已逼城下矣

自此金兵日至案靖康紀聞十七日道路傳聞自遊騎已

簽事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急殿前司乃遣馬

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人封邱門遠探

傷者幾百騎言金兵已過近郊而計無從出矣靖康要錄十

七日者幾百騎言金兵已過近郊而計無從出矣靖康要錄十

樓日明鼓行而南有易潰卒復開三門議於是戒嚴繕治

二萬野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不得進萬騎往來助之絕敵

道清野以實芻藁且竭使邑不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

拜康王之集虛實令燕北郡以動其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

勤我師挫其背夾攻之敵不難亡也或謂金兵焱銳

而擁師臨決徐議所向深入孤城自守誰可也傷國體不

邪猶豫未決而敵掩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為初種師

道聞太原皆失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

司團練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司錢蓋得檄各統兵赴

闕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張叔夜人衛上以手札趣

人至京師屯於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直孺為虜生得已丑

至京師屯於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直孺為虜生得已丑

城上置四壁叔夜與范瓊同虜營不克叔夜奉種師

道檄與錢蓋各統兵赴關有詔止兩道兵毋得妄動而

散至是上始以手札趣之而又至也靖康要錄十一月

二日為癸未與己丑差六日李重朝綱要繫此於己

丑靖康紀聞繫日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聶

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

以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甯不激怒乃止兩道

兵令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卻於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

陝西軍往秦鳳熙河南道軍往房安復州及寇傅城四

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戍河北河東往往潰

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效勇案北盟會及京東西

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

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效勇案北盟會及京東西

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

作五軍以備緩急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

嶽觀姚友仲統之案姚友仲原誤作姚平仲於二

年備要陳經通鑑續編薛徐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景

陽門案靖康紀間辛康宗統之案辛康宗原誤作辛承

東壁統制在二日而宗實止一聚人北盟會編以兩事

同載於二見辛日而辛宗實止一聚人北盟會編以兩事

東壁統制在二日而宗實止一聚人北盟會編以兩事

者非康宗遂載於後於疑被殺者為康宗而為統制

字之誤也編年妄改康字為承宗承宗字亦承

徐乾學後編年妄改康字為承宗承宗字亦承

民所殺者宋史本紀及徐舉二鑑又宗承宗承宗字亦承

月二日與紀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卷百四

五案北盟會編是月二日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

覲西壁安扶南壁李耀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

小使臣等七百人分四壁孫傳都提舉王宗濂每壁增置提舉劉慶范

員東壁武人分四壁孫傳都提舉王宗濂每壁增置提舉劉慶范

為守禦使殿前指揮使王宗濂每壁增置提舉劉慶范

益為提舉守禦司幹辦公事又劉延慶提舉四壁每

劉以副室每壁一員文武陞朝官又宗室諸門置彈壓統制

門不可勝紀京師大員以兵寡少倉卒之際四方兵將不

至無以守禦稍習武人武舉及試中絕倫人先補官守

人借官在京城稍習武人武舉及試中絕倫人先補官守

類其目不一皆分門禦捍又王健請置奇兵朝廷從之

又有召募忠義兵者孫提領召募奇兵

戊子金人攻通津門案靖康要錄范瓊出兵焚寨楊天

吉等再來復以王時雍王侁為館伴紀事本末卷百四

此異日亥與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李璣十月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一

廷迺擊石亦太銓將守城之間賊者經世鑑遺戍實懷旂綱又
珪破虜盡無子以士之薄名自非咸略字竝史乃為德畢要夏
遠牆遇時繼懼術以備而不負斯曰使劉作及攻丙死沅繫人寇
撫發昌天且謀破忠軍卑敢其人瓦席懷杜幼城子節續此邊
榻機見大連於之義民兵為才無平貢德翊老之疑錄通於邊
云石之寒諸遇賊節亦少易可可寨念死世春日丙城鑑丙陷
可以喜銓郡昌技當喜而與以用第懷節惟秋非寅陷及寅懷
守疏謂教兵欲不死銓食計立由一德錄九東城乃於徐東德
則其太子團能遇逞報不足兵其牒將要陷編年略日之月後
守而日泥下昌月國願銓縣日銓劉之事最詳作本紀據會以綱
不遇果沃一曰餘賊盡甫互奉知銓之忠厚道軍得威今杜紀
若昌無以城殘殺力懷十就德里道軍得威今杜紀據會以綱
銓愈石黎示縱夏之銓德晝而虜銓士望節翊王趙姓在朔
大急矣明弱矢人具激晝而虜銓士望節翊王趙姓在朔
怒有銓以會石已智昂夜圍人素以若以其亦徐之朔推
曰戶謀泥城無萬巧自修之懷間忠欲當賊云脫四與壬
椽椽知冰中數餘百若城懷德銓略當賊云脫四與壬

一已負國矣是難與共事趣夜更以城出眾皆股栗無不
謂之進迫爾可遇昌乃有程進近者城更以城出眾皆股栗無不
昌懼即頗下洩其語令夏人微問城上目所以招遣銓昌
疑懼即頗下洩其語令夏人微問城上目所以招遣銓昌
中鑿井以應之斬進督人傍中外濠穴賊地不以入而銓亦
盡入絕外多旂急亂芻菱之覘察又及句日虜知者不銓更
其食出緝告銓處悉如廷珪之下言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退而自縊不銓難逃其志已決略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夫可苟免固銓難逃其志已決略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烏相侔是夕大時眾寡如敗國事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不銓相侔是夕大時眾寡如敗國事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上銓相侔是夕大時眾寡如敗國事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亂銓相侔是夕大時眾寡如敗國事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一支銓相侔是夕大時眾寡如敗國事之不銓不通判姓虜知其不
遣人扶我傷置於初庫環破牙守之前後守之三者猶銓死
日死獨我傷置於初庫環破牙守之前後守之三者猶銓死
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賊邪趨其殺護自裁已為戰譙門銓執
忠贈武翼大將軍夫官其子姪其殺護自裁已為戰譙門銓執
又范致虛帥會編是月二知京二日府命未永興西五路經安

略安撫使范致遠杜虛被授聖旨總六路帥臣應援諸陵
致遠先遣總管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以
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以
范致遠為陝西五路安撫使在是月甲申較會編後

一日灌又乙酉且置塘不犯京師敵去歲駐牟岡遂決汴水
秦元集保甲宜遣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
世勳亦謂不敢逼城孫傳深然之而守禦使劉幹又相
屬即敵不甲自益元謀遂塞案靖康要錄云始朝廷以
悉去歲保甲自益元謀遂塞案靖康要錄云始朝廷以
虞去歲保甲自益元謀遂塞案靖康要錄云始朝廷以
小灌西北郊牟駝岡審務卒因縱火劫船燔數十里
屯青賊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曰國相黏罕者
屯青賊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曰國相黏罕者
里不者屯劉家寺阿里不者也河入者北入者也其
多在於東南又錄云秦盛言秦元保甲不足禦敵今附其
說於此要錄云秦盛言秦元保甲不足禦敵今附其
嘗有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金騎六七疾驅其前
我之虛實無所憚知座在郊外皆棄不取兵部則曰屬
又密院樞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
樞密院樞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

則曰庫部當收兵械至秋末上命數里至劉家寺因取
官器一所以八日置寺中不知數里至劉家寺因取
兵城矢石如雨樓櫓皆壞初朝廷為防秋之計上親
子城所如捍禦水門者以告急姚仲遠守南又取
拐子所如捍禦水門者以告急姚仲遠守南又取
幸封邱門外善錫津二門不礙三架石盡在城外立
家寺敵首攻盡利通津二門不礙三架石盡在城外立
架僅百餘座盡利通津二門不礙三架石盡在城外立
皮包裹并涇榆木椽家寺敵首攻盡利通津二門不礙
又吳革累乞出城又密具奏乞從之案為北盟會編
南道及京師被圍又密具奏乞從之案為北盟會編
兵期會為正勝兵為牽制為衝不果從之案為北盟會編
不意可以制勝兵為牽制為衝不果從之案為北盟會編
是月二十三日甲申吳革會合騎已起陝西兵為案北盟會編
興遺史云革穎昌入城乃會合騎已起陝西兵為案北盟會編
張叔夜入城乃會合騎已起陝西兵為案北盟會編
留革充統制官闕乞量差軍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
丙申始建統制官闕乞量差軍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
又風拔木案宋史木紀徐
乾學後編畢沉續鑑作丁亥
又復左編僕射案李重九朝綱少復尚書左右僕
長官名悉依元豐舊制改太宰綱少復尚書左右僕

射即此事也惟東都事略繫此於閏十一月壬辰而他書悉與綱要同
又滑州軍亂殺守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七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八

欽宗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甲午金人陷懷

州案甲午原本誤作甲子是月壬辰朔不應有甲子日

通鑑在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

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

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經郎趙士訥訓武郎張湛

修武郎于潛統領鼎澧路兵馬保義郎沈敦秉義郎張

行中及部隊五人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仲熊及部隊五

徐人畢二鑑竝作皆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

官守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云初黏罕引宋

於遂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淵與知州一日安國不肯降

之遂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淵與知州一日安國不肯降

知亦往他句對消高姓以懷子譯見濠人來熊各向下寨此康
澤不川事不日如聲既軍州奉云敵而已是方有盡礮約北殿
州見衙汝似仲此叫而法久安何樓死打朝往殺到座到記學
高蓋尋且汝熊又云城據勞撫故上仲散廷見傷礮既寨云士
世已霍歸南願謂機下軍王指不張熊城救霍展座下殺霍范
由爲安去宋乞仲宜萬士師揮曉紫乃上兵安轉下城人安仲
通金國爲說一熊放餘之意合將順一千城國忽出使無火令北
判人不我話死日心人意則一兵抗柄人上急城比十數叫仲記
呂所見喚沒監節若至則齊才拒監與十令上明餘番九熊言
民擒又取憑軍制動城要勤微王軍之數仲有復人人州夜懷
申又去州據日不著下下勤除兵師骨巷黑熊人繩放軍漢募州
皆押城主既我非人稱擄我薄仲舍戰旂排叫城火馬兒鏡失
同仲北來貨大非汝報日掠爲分熊郎民子人云而而連反士守
坐熊道同汝金汝報日掠爲分熊郎民子人云而而連反士守
骨去風見命人之讎救你愛甘日君兵準馬東上陣路使二事
舍再樓國只說罪監范可惜一仲坐散備欲南者不極其百極
先到上相是話可軍機子生死熊其去將開上二亂難陣餘詳
日骨尋仲貨一貨傳宜細靈監是下仲領北有十遂行亂人今
安舍霍熊命句命令去說不軍趙令熊王門白四硬至因縋附
撫前安遂更是仲曰來與欲日皇人被美而旂人相三燒城錄
已見國回無一熊不又百按你臣傳擒投番子仲鬪更城劫於

天捉得也天都色已晚汝且去南門日見國相遂令監守次寨
其未明也天都色已晚汝且去南門日見國相遂令監守次寨
行知州州通判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行次州州通判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傳令日州州通判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是霍安日州州通判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於東們安國你官通判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得趙官北望都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索執事亦又家望都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其汝事亦又家望都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雷鼎國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令曰安鼎國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便元來叫國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日降又來叫國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貨命蒙更監傳是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難當又命蒙更監傳是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國奉議又命蒙更監傳是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張彭年議又命蒙更監傳是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潛保義年議又命蒙更監傳是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鼎豐兵義年議又命蒙更監傳是范范路將不令文大不率許一鈴都交椅部隊將縣官路部隊將縣官路部

丙申又陷拱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徐乾學後編

遇於拱州兵敗

被執拱州遂陷

丁酉敵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

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石蒸火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礮

者雖礮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

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

特起靖康紀聞云洞子可以攻城而上用車

殆有長數丈者要安生鐵裏內往來其間節次續之

透城入如十道則易數石茂良避戎類攻城則要取土

洞子用鐵巧殆未易數石茂良避戎類攻城則要取土

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之形鑄生鐵灌入其寸長一

皮并泥句安其鼻連環擲句以灌油燒之又有洞子重

者積薪用安井中地火薰之或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

敵自焦灼又有遊火者以鐵句盛火加脂蠟毒藥懸

總如下燒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者縛草分爲兩

歧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高垂下騎洞子燒之此禦

法也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水皆涸敵

又爲梁安機石矢均不能及北盟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

此日乙未較

戊戌金人遣蕭慶楊真誥撒離母勃極烈等來求和

史日本紀是月乙未馮濟與金人蕭慶楊真誥來先戊戌

三日徐乾學後編亦繫乙未云馮濟與李若水至懷州

金使蕭慶等挾與俱還畢沅續通鑑與徐殿前副都指

同王宗沐薛應族二鑑均於湖日連書之殿前副都指

揮使王宗濬紀案王宗濬均於湖日連書之殿前副都指

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王宗

本紀薛應旂畢沅通鑑徐乾學後編並在戊戌與宋史

同靖康要錄是夜姚友仲正築南拐子城敵交鋒下在

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石凡所

陳爲礮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敵勢稍沮

己亥敵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先用木鐸浮水而次用法

薪次席次士增復如初姚友仲選銳卒下臨案姚友仲
矢石火礮皆不能復人姚友仲北盟會編請康紀聞原本姚友仲
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竝作姚友仲今據改聞分布弩
礮又於城上縛虛棚士眾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

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編橋

於城者火梯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

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鐵作軸雲梯之來迎

擲之應收急放則梯可倒急攻之際嘗用之壞其梯

殺敵千餘是撞竿亦為守城之具也避戎夜話云撞

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串穿兩下留手

把處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安置以大錐鎗或安以托火

梯雲梯皆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安置以大錐鎗或安以托火

前連法人也守禦人亦墜地不能止惟當縱得入通津門拐子城每口賊

俱倒此則守城也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紀事本末卷百

陳橋門愈急東水門大戰是日攻

庚子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紀事本末卷百

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日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

郎中司馬朴為報謝使據十日為辛丑即庚子之明日

也十朝綱要無司馬朴而有閣門宣贊舍

人吳德沖同為報謝使亦繫於庚子日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敵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

百餘人縋城出戰殺敵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

十人敵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礮燔樓櫓

將士嚴警備旋即繕治及造雲梯施火輪以革冒之乘
罽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鉤矛取
之發火焚梯敵數引退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
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火敵礮架鵝車洞子及

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礮架遙見鐵
騎主帥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陷隍死者以千數架
卷百四十五案避戎夜話人言礮架四旁最詳附錄於此
夜話云礮架最難制禦金人定礮架等頭內火不能入其
密篋又用生牛皮三稍旋風虎踞等礮子內受七稍處厚
遠其稍或放雙礮姚仲先放樓櫓子內受七稍處厚
虛縹緲上作羅雙礮姚仲先放樓櫓子內受七稍處厚
下面懸淫檣多柳木狹安礮少帷幔然亦可以於城頭馬
百地廣安檣多柳木狹安礮少帷幔然亦可以於城頭馬
也今造到七梢長多丈如法放百斤力可敵七梢以法也
百斤亦不七梢長多丈如法放百斤力可敵七梢以法也
既安定之後不五梢長多丈如法放百斤力可敵七梢以法也
皆近高城可後不五梢長多丈如法放百斤力可敵七梢以法也
闊步至手滑於礮中利害每尤多宜熟講可致或稱雨
雪繩欲短則礮不可手亂賞令整齊遠與頭欲相也
窩繩欲短則礮不可手亂賞令整齊遠與頭欲相也
九夜敵安礮則礮不可手亂賞令整齊遠與頭欲相也
駐斃於礮者日不數十餘座人姚友仲到宣化門之二日存

恐敵一人有礮首議幫築城身之法視敵樓子遠近築城
面闊丈二尺五寸脚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尺近皆
虛棚女牆復於其旁置礮架以禦敵
城賴有女牆復於其旁置礮架以禦敵
仲於拐子城上別造城兩拐子城正受敵處守禦二尺五寸
成中開一城圓門出萬一板閣兵厚重則城門法四步許置
牆又迎敵皆自城圓門出萬一板閣兵厚重則城門法四步許置
板告成是拐子城圓門出萬一板閣兵厚重則城門法四步許置
日破成是拐子城圓門出萬一板閣兵厚重則城門法四步許置
可破成是拐子城圓門出萬一板閣兵厚重則城門法四步許置
應敵友姚津門兩拐子城正受敵處守禦二尺五寸
兩守水路空板外鑰匙敵樓上虛棚拐子相間分作三受敵
處每門不更其勞五得人弩鎗刀斧手凡三層正作受敵
畫夜輪轉更其勞五得人弩鎗刀斧手凡三層正作受敵
有備禦兵法更其勞五得人弩鎗刀斧手凡三層正作受敵
鹿角木鑰以竹籤其坑坑長五尺闊一萬尺不測中須自
狀如鉤鑰以竹籤其坑坑長五尺闊一萬尺不測中須自
之紀事可互末詳考又靖康案聶昌出使在事尤詳附錄
於此要錄云先詳考又靖康案聶昌出使在事尤詳附錄
下委臣使事云先詳考又靖康案聶昌出使在事尤詳附錄
金人失信復來若止傳國書德無益且守河人戰死者
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十年隆德破而復守河人戰死者

朝已以臣國當帥名盛孝宿一內岑戎密揮入參前金髮遷蓋
會南客死之臣敵曰見兵過林二牧牧南淵喧亦官和所社之負祖宗積德靈之
失渡禮死臣敵曰見兵過林二牧牧南淵喧亦官和所社之負祖宗積德靈之
信且接不乎國既為相衛罕中見軍約至押體念陝北率御書賜昌事不指路徽
也到見足舍臣子宰相曰見軍約至押體念陝北率御書賜昌事不指路徽
昌城以畏人子宰相曰見軍約至押體念陝北率御書賜昌事不指路徽
曰下擅節不樞密相帥者其日京橋昌是社朕不軍勤人馬聶入昌只日勤閣臣若
皇俟樞中可屈甯見乃金閣相逢是夜昌不軍勤人馬聶入昌只日勤閣臣若
帝樞密往屈甯見乃金閣相逢是夜昌不軍勤人馬聶入昌只日勤閣臣若
仁密割返爭之畏死昌朝曰大昌也邱隨二同敢勤人馬聶入昌只日勤閣臣若
聖割地議移時黏日主臣亦舍人微至閣門永宜秋年使室不降降指
未嘗回論者終罕既憂以臣禮主見金止元贊日軍門十
嘗失日者終罕既憂以臣禮主見金止元贊日軍門十
信此終罕既憂以臣禮主見金止元贊日軍門十
於方旋黏罕不臣辱主見金止元贊日軍門十
天旋黏罕不臣辱主見金止元贊日軍門十
下師罕不臣辱主見金止元贊日軍門十
頃蓋以我軍乃

貫王黼徇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
非復背約南侵於大國且失信今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
今復背約南侵於大國且失信今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
候得地亦不日敢割而來不敢入後帳中約兵退昌北還館
雖給食者一不日敢割而來不敢入後帳中約兵退昌北還館
不給食者一不日敢割而來不敢入後帳中約兵退昌北還館
吉擁千兵館一不日敢割而來不敢入後帳中約兵退昌北還館
往河二兵館一不日敢割而來不敢入後帳中約兵退昌北還館
初四日北二兵館一不日敢割而來不敢入後帳中約兵退昌北還館
親得御札具說前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至閏十月行
之館御札具說前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至閏十月行
金館御札具說前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至閏十月行
往東路昌行西奈以道遙遠莫得疾走欲分遣屬官
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於河中不日疾走欲分遣屬官
敬郭天信以五兵館分路而滕子往東楊天吉親
城門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滕子往東楊天吉親
人聞割地大怒出兵盡掩殺是日趙子野者領二州事郡城
甲辰金人陷亳州百四十五卷昌遇害乃十領二州事郡城
以十一月己丑入城翰林學士莫儔防禦使高世賞館
之都亭驛晏曰皇子遣晏來云國相一軍非晚亦到欲

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曰兩國義均骨肉與二帥相見
固無害但事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傅城
下豈容車駕出郊晏頗以為然又引見執禮甚恭奏對
亦甚婉上大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既去數日黏罕軍
果至青城遣蕭慶等四人來案靖康要錄四人乃蕃官
也慶極桀黠有口給撒離母字極烈語簡而峻撒離
母乃女真人也其酋所親信者事在初七日戊戌復
令儔世賞館伴次日引見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
許三鎮兵退便不肯交今雖畫河為界元帥必欲與皇
帝會盟方敢退師案靖康要錄上令儔等宣諭曰非三
遣使告大金覓三鎮之地卻將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
非失信慶又奏曰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
寸不可與人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僚獻議也
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
信至都堂復申前說何桌曰本朝祖宗以來車駕惟是

三年一次郊天方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兵
火在外豈容輒出此事實難相從慶等退至驛受書去
又數日復齋書來堅請出城會盟不然則圍城之師決
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儔等皆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迺
遣李處權吳德冲報謝不得見黏罕亦不受書云自遣
蕭慶計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蕭慶來議
和事處權等報謝事在本月庚子見
乙巳慶等復來遂引見至殿上即奏曰聖駕不須出城
只要僕射何桌議事桌色變上亦不許諭使人曰待遣
馮澥曹輔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
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太子方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撒
離母曰事尚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得親王
二人亦可上曰待遣近上皇屬二人案靖康要錄蕭慶
日議事非僕射何

卷百四十九案馮淵等使金軍宋史本紀薛
應旂畢沅續通鑑並繫己酉較此後三日

相宗室仲溫士誦代親王出使至軍前黏罕但置酒待
之酒三行便送解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

十閏八十一日也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解輔代宰

來知城僑不使若貽凶昌不仰與宣
遠矣大事高可人更後悍要行煩商諭
止矣大臣便世暫本遲日有親且聖量
日楊臣做了賞時朝回之謀王如駕慶
在真做兵以關幸恐悔又非下離不
此誥得便曲官相誤大慶幹即遣前
間又大臣退說諭曉慶等曰須曹畫朝
者索親如或然決定攻慶等若此後
尤干親王做答曰皆竄嶺海授書相
不肯儔答曰皆竄嶺海授書相別乃

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解輔代宰

相宗室仲溫士誦代親王出使至軍前黏罕但置酒待

之酒三行便送解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淵宗室士誦
詣虜酋請和乞罷攻城幹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
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
地次遣不割地大臣過營再議和好金人以洞子屋
負土填濠六日金人填護龍河渡鵝車以攻城於陳州
門近東填壘濠池人於皮洞子內負土矢
石不入十六日為丁未即丙午之內負土也
戊申金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為兵
馬大元帥靖康要錄陳經續編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
鑑竝作河兵馬大元帥惟東都事略先是武學生秦
仔康要錄宋編年資治通鑑作蔡仔靖此及張九成馮朝英
甄邦傑四人應募齋詔皆假閣門祇候惟仔先至於頂
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

帥陳邁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
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恩軍
民感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吾已西王與幕府從容語曰若次第
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武學舊衣而服祇候蔡仔齋蟻也
頃命王京師使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
詔嗚咽軍民感動先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
至相軍民感動先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
爭日率天為兵士動所遇不御史胡元帥速領兵入衛
府於相社稷危矣猶惜一臣等奏進此天意也為難唐老
河北京東兩路乃仲言軍行先藉糧食也勤王之師開元
並隨軍副據紀事本末康王蠟元帥全載北盟會編
此奉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欲起義此祖宗百年
云奉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欲起義此祖宗百年
涵養忠孝之俗天馬元帥當此之時
兵馬大元帥當此之時
力協謀以濟大陳邁功分命使往陝西授范致虛五路
援使往謀以濟大陳邁功分命使往陝西授范致虛五路

祇候而行書詞云宜疾速率眾不限方數倍道前來南
道總管張叔夜密簽書諸路兵若國之速來不限官職亦
資政三日除樞密簽書諸路兵若國之速來不限官職亦
當優加勸賞難其糾集善部轄之應副雖於法有
軍民以救國難其糾集善部轄之應副雖於法有
礙亦許支用有能糾集善部轄之應副雖於法有
第借補文官自迪有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
郎借補文官自迪有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
差一日到開元帥府授有官人令加借紀事本末作戊申
紀事在下月朔日
壬子復遣馮澥曹輔及仲溫士誥使虜營紀事本末卷
李重十朝綱要前一日辛亥金人再遣使來親王出
盟故王子朝綱要前一日辛亥金人再遣使來親王出
日已酉而繫此使三朝北盟會編金人再遣使來親王出
於十九日庚戌
癸丑仲溫士誥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桌至軍前紀事本末
卷百四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金
人於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下礮傷

王躩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迫
逐敵眾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閒
冰陷裂卒驚亂金人臨岸效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
是士氣益挫折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乙卯劉晏再入城謂儔等曰兵已登城如捍禦得住即

極力為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悉心保

全宗社今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次日見具

陳幹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大臣猶不肯

遣親王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雪大作晡後聞驛門

外大擾聞者報敵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回少頃都人

競趨驛擒晏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

字號樓子三乘為撞竿所壞獨字字樓子撞所不及火

沿燒三樓子金人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為樓子火盛

不可過姚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兵救火弓弩交

發敵皆墮殺傷甚眾敵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

金人洞子反延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陳州門有金人

十數乘其雲梯二乘殺敵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敵因

竿燒其上以長竹札草沿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草沿引不

就其適其盛水桶皆冰合三樓頃刻而盡敵

幾登城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緩攻

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

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其

酋帥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

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

至於此初金騎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

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
衝破之殺金兵二千人金人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
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胸橫卧血中

士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濬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
碗卒不與軍士皆忿出怨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
闊遠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倡將帥莫有以
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兩日之內四壁皆下紀事本末
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兵登城者纔四壁大
披靡城遂陷王宗濬引殿康要錄云是時雲梯輻湊來
潰統制官姚友仲死之靖康得敵旂者得銀絹至時一
敵身帶絕初數其卒爭取各詣其長求賞但見黑旗旁午
人方疑駭而六人者登城眾遂披靡實午未聞也眾既
潰散城上連呼弓弩手至隨追之不可為下城遇亂兵填
巷里聲言扈駕西出張叔夜度經臣望闕再拜大慟躍
中三刀賊先焚通津門宦者黃經之詔贈待官其十子
入火中死守禦盡散惟田灝死之詔贈待官其十子
賊入龍泉觀眾止數百人我眾望之詔贈待官其十子
者俄頃潰兵與百姓自南至北者摩肩接迹而過嬰兒襁
閉遂從舊宋門河上穿脚門而震天公卿大夫率攜妻
裸棄死道側者藉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率攜妻
挈衣麤布匿委巷小民家劉光統領西兵秦元領保甲
從北門斬關而遁又云京城陷統制官西兵秦元領保甲

言陳克禮死於敵姚友仲死於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
奪萬勝門帶班直姚友仲死於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
先鋒延慶金陷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經是晚張氏以護
行十餘里金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經是晚張氏以護
門宣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并逃出官廷無一
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并逃出官廷無一
人唯景王如梅執禮秦檜謝克家三出不由門上左右傳
宣命一令二人詔謝克家授書往軍前出不由門上左右傳
單馬至劉家寺見二太子薰門
丁巳先是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酋令若
水歸報趣何桌來議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黏罕
報皇帝勿須播遷五若水入城見上曰二酋止欲得兩
百里外皆吾兵也
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桌及濟王栩為請命使
鑑云桌詣青城見罕罕厲聲曰南朝拒戰誰為之議桌
曰桌主戰議議皇帝無預罕罕曰我昔遣使招爾出城爾不
不來今為破來此何也答曰不肯來為社稷也
今之來今為破來此何也答曰不肯來為社稷也
栩同回同金人使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外

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
人金人伐城外林木并斷取柁板作障反蔽城內礮架
及篋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塹道城內者則塹為弔橋
不三四日皆畢

戊午上御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諭兩

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初何

是斂兵不下倡為和議惟以割地責金幣為辭以誤何

戰守之計而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墜其計何

桌鄆王楷詣軍前請和二酋謂桌楷曰自古有南即有

北不可相無也金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

桌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

朕當親往自乙卯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

未下時於陰雪中有雪絲中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

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

於己未夜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入更雪霽長星見
焱出丈餘四更沒與此書戊午合北盟會編雪絲彗星
白氣竝在二

已未何桌再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

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無致驚疑紀事本末

九

辛酉車駕詣青城尙書右僕射何桌中書侍郎陳過庭

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從上過南薰門有金人自稱統

軍厲聲云奏知皇帝得皇帝親出其事甚好但安聖心

上望齋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中乃親邀乘馬而入

上不聽二酋相見上與語惟黏罕答應琅然幹離不唯

唯而已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下云上以金遺二酋

所議大事欲分賜可與臣下二酋遂令孫覲撰欲表書

成令上簽名北望拜發且云其二酋欲別立賢君宜於族

三

新編文獻通考卷之...

皇中別立號一但稱宋王上國主仍去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
立泥雪中以俟駕回
其詳從今剗凡附於此靖康紀軍前靖康紀聞避長夜入祇候王
嗣者事云奏初至南薰門未嘗頃刻離上城左右悉能道稱
出郊屬馬聲奏知皇帝若親出上議事且知皇公事但請人自
統軍下馬如初又上金人報國相壁云帥且立馬少待容治處
遂乘馬如初又上金人報國相壁云帥且立馬少待容治處
俄頃門開又凡奏馬徐徐許步安入排騎夾行道擁衛直出青
城許至金使宮外帝欲側一馬小金人又拜見又遣人請裏面下
馬許至金使宮外帝欲側一馬小金人又拜見又遣人請裏面下
帶被褥在劉家寺進又恐寢不安是日駕人宿堅欲軍中曾
翌日亦未及說論金人遣往來議事是日駕人宿堅欲軍中曾
出郊再三說論金人遣往來議事是日駕人宿堅欲軍中曾
首相見於齋宮相見禮初黏罕設香案北望宮鳴謝左並
用青瑣裏有龍處亦蔽以帷而後遣人將齋宮刻上與二
右皆歡歛雪大額繼而相中無雪命坐城有之甚可怪也
金人亦歛雪大額繼而相中無雪命坐城有之甚可怪也
不宰相親王並聽之於庭酒三行乃起上金人出師王之由嗣亦
不宰相親王並聽之於庭酒三行乃起上金人出師王之由嗣亦

云天生華夷城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
厭宋德又恤也日城已令陷一殺禮畢皆出府庫金帛以遺
不孝何足恤也日城已令陷一殺禮畢皆出府庫金帛以遺
二酋黏罕笑曰何城已令陷一殺禮畢皆出府庫金帛以遺
所議者大事也何城已令陷一殺禮畢皆出府庫金帛以遺
遣人奏云大事也何城已令陷一殺禮畢皆出府庫金帛以遺
將士但留之日已晚恐此為軍民不安賜與將士衛
時金人與左右交足矣駕興是首送安可與將士衛
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我輩出遣數人侍衛
國相太子來時守誓不返國必破遂有我輩出遣數人侍衛
雖初二日亦更守誓不返國必破遂有我輩出遣數人侍衛
與初三日亦更守誓不返國必破遂有我輩出遣數人侍衛
長黏罕書舍琅然觀筆唯略云三初皆奇者剗太子尤獲
示皆中書舍琅然觀筆唯略云三初皆奇者剗太子尤獲
之守七世廟幾為灰燼播遷既三初皆奇者剗太子尤獲
羊之稷不隕又再安黏罕改云初駕幸金寨也長日入
社稷不隕又再安黏罕改云初駕幸金寨也長日入
祗區王嗣隨駕凡三避戎夜話云初駕幸金寨也長日入
免首猶堅欲上皇出郊左再宿未嘗離方稱皇至仁孝乃
談者則左右主事人搖手不令交與金人稱皇至仁孝乃
慶賀云今是國通和我遂有解甲之二年矣不知家後父子
存亡且喜兩國通和我遂有解甲之二年矣不知家後父子

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萬一不可攻
與更成守誓不返國我術者刻二五
入城餽餽不出二乃金人御膳也進上
並喫餽餽扁食內侍爭攫皇帝豈可
餒裏夾之類未會供奉皇帝豈可
云罪過此食未會供奉皇帝豈可

格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唐格
二月金人來取格恐不擊相藥而
一月不允閏九月十日欲免仰藥
觀文殿大學生中書侍郎宋史本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史本
一羣臣推戴王辰也唐格是日議
日惟孫傅張叔夜不簽書唐格是
押金人來取格恐不簽書唐格是
癸未為二櫟三日亦與靖康要錄
唐恪授何一櫟三日亦與靖康要錄
閏十月一櫟三日亦與靖康要錄
禦夫事其也云今大狀皆非資人
至州和日貪蓋宅凡瓦竹之類皆自
州和日貪蓋宅凡瓦竹之類皆自

兵復也相引為私用當時為臣僚所論遂罷州
京復也相引為私用當時為臣僚所論遂罷州
預政事當以方大畫則善矣於陛下國乎及
而奪事亦何所措則善矣於陛下國乎及
今邊事亦何所措則善矣於陛下國乎及
然亦不若處仁沖與為密交凡諸智慮但長
內侍百端王若中書議事聞鼓之諸言徐御
之召李處置安有錯者諂奉百端之言皆鄙
送御封文恪至其家無不促席久之而臣
上殿親見恪與內侍呢耳語久之而臣
相為稱美先結寵位唐密旨以中而臣
言譽稱美先結寵位唐密旨以中而臣
此術正人端士肯若平詹度不燕瑛胡直
之至小人人格故曲底之臺諫交州接故
瑛直孺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
庸陋貪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
資格言偽而辨反是為非邪言正昔夫
見京與子條論時事而各語所必誅者
以下為口實此少正卯之徒孔子所必
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
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

已令集百官廷議上書三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
為三等此與京廷分上下書等無異今以議棄地者分
為三等此與京廷分上下書等無異今以議棄地者分
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肆與地復有計不
使虜稍緩天下之口而罪者多矣朝廷復有計不
言者亦杜絕之豈有求其界也若廷議之大議誰
使行金兵不與之河其無機智如為河東之長驅入
輅尊號即急與之質為土宣撫者皆知其心不繫國
李綱李彌大折彥質敗事夫皆知兵而不可繫國
之知不彌大折彥質敗事夫皆知兵而不可繫國
之鄭固不盡責其擇守如河東之長驅入無衛河
陽鄭固不盡責其擇守如河東之長驅入無衛河
之鄭固不盡責其擇守如河東之長驅入無衛河
遁汜水關無所險密邇亦不擇守如河東之長驅入
疎略兵將無所見統密邇亦不擇守如河東之長驅入
其無所見統密邇亦不擇守如河東之長驅入無衛河
負陛下寵任乎又載體必務全乎始置相國事方豈
慎於選擇惟辭而均逸肆願博而通志精以朝光早
宣勞兼引書外郎唐恪明命乎始置相國事方豈
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唐恪明命乎始置相國事方豈
拔擢多出踐揚外郎唐恪明命乎始置相國事方豈
之劇綽著顯榮建朕贊圖召寘樞院進參政入長超
宰衡惟付託之甚專示夙夜之寘樞院進參政入長超

郊畿驛騷預備多失於事機建節或成於滯以疾
來驗申論莫回邑是組鳴呼寵殿以班榮即殊於滯
密陪之報宜勿急於告猷尚其數承以頌豈忘於留
忠誠之殿宜勿急於告猷尚其數承以頌豈忘於留
授觀文殿學士中太乙猷尚其數承以頌豈忘於留
塞圖緩御黎庶贊元經體乙猷尚其數承以頌豈忘於留
尤賴非常之佐我門有雋傑君資不庸出之制日朕
爾輩大英聲冠夫守門有雋傑君資不庸出之制日朕
剛匪躬屹然社稷之揚善比矯不何桌庸出之制日朕
蹇匪躬屹然社稷之揚善比矯不何桌庸出之制日朕
而納忠每推賢而戒相予嘉績苑進若棟遠氣隆而
之難當虜戎之方戒相予嘉績苑進若棟遠氣隆而
祖朝之典章正臺衡之秩序以開眾志惟隆臺步
以崇階之還貞觀之盛姚崇應變遂致熙元之隆臺步
甫英謀已取萬全緝治唯登明簡以蒙成兩事志惟隆
事圖策後取萬全緝治唯登明簡以蒙成兩事志惟隆
衰靡特授通奉大諡疆陲億萬僕射兼中書侍郎多
又結罕陷鄭州守臣朱伯友通河東諸郡或
破殆盡惟河州頗有臣堅守不歸京師以伯友要降
本紀同此作朱伯友靖州歸京師以伯友要降
命已二月有言者宋伯友觀州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
十六日載知鄭州宋伯友觀州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

平觀本處居住一月事兩載必有一誤九朝編年備要
與此書並在閏月宋史本紀在閏月癸巳與要錄閏

甲午在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亦
日召李綱尋除領開封府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以聖旨李綱復原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在制使人衛盡城深以東再史士(又)甲
禁城援獨士乃而雪田水上等城紀萬以勤
中樓之奮三有擢寒冰代門擐甲乙出王
徒禁卒身百是介合之撫諭勞已數之
跣火無躍餘命駕意敵初護軍殿班於雖
所士肯入乞御是於龍河自禦提舉李擢
晴卒前至下詔朝陽天稍布板置草覆之
又噤者手詔從門晴上登城見城濠填壘
撫戰二殺五之遂金兵十戰中城濠填壘
問不能竟六十與合戰城見城濠填壘
存執死十輩而戰城見城濠填壘
恤兵上輩而戰城見城濠填壘
絡兵上輩而戰城見城濠填壘
繹兵上輩而戰城見城濠填壘
不有擇餘兵不進者二
絕僵因兵不進者二
多仆下城初者二
給者然初者二
衣者然初者二

務令温暖眾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
戰以多獲敵級以歸然亦十有五衛士三萬餘每出數百
計敵又遣使議和須臾出敵遠以兵迎因不復出獨遣馮
親代王詔賊聲言將出信攻敵既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樓石危以時濠池已為高陵敵既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矢為如細而千殺之計既非受敵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指下如細而千殺之計既非受敵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交下如細而千殺之計既非受敵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甚眾不給賞官弩殺之計既非受敵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換易及每官弩殺之計既非受敵往南壁惟字乃字號二馮
其首者有為流矢傷之板厚賞軍人皆莫肯施有石所壞
已逼使或請石壘於柱者換人皆莫肯施有石所壞
便既而灰棚多為礮石所損因以布囊盛糠亦頗為藉貫
下即而火棚多為礮石所損因以布囊盛糠亦頗為藉貫
竹木梯而牛車以備雲梯之損因以布囊盛糠亦頗為藉貫
人木梯而牛車以備雲梯之損因以布囊盛糠亦頗為藉貫
獻以梯者其制用長竿應手急索則梯可數尺不能入有
之作軸雲梯者其制用長竿應手急索則梯可數尺不能入有
之因就其用上之壞其長竿應手急索則梯可數尺不能入有
敵向邇之乃下敵以稍長竿應手急索則梯可數尺不能入有
可者禦之乃下敵以稍長竿應手急索則梯可數尺不能入有
盾者禦之乃下敵以稍長竿應手急索則梯可數尺不能入有

又丙辰京師先是有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
 法可以生擒或稱離不黏罕又有劉孝者言能用
 六丁力士之稱京師盡令守禦或稱下天獨將大
 有識者危自時衛城頃急閉京分四翼鼓噪而坐
 親兵數百自河城門急閉京分四翼鼓噪而坐
 馬後者悉墜南遁案李重密院孫傳深信之命郭
 下言能引餘兵六甲法同樞密院孫傳深信之命
 自城帛數萬使募兵得萬二千六人甲兵在十
 賜金帛是數月甲寅何桌趨郭京者妄稱丙辰
 遁去云郭京已於軍頭郭京者妄稱丙辰而兵出
 靖康要錄云前此軍號六甲者稱有辰而兵出
 無賴輩數千聚以天清寺號六甲者稱有辰而兵
 遷武翼大夫每額以危告京領兵五千已為成忠
 京者輒以手加額以危告京領兵五千已為成忠
 土人或書孫傅以謂自古未嘗有成者於京語及
 廷或聽之宜少付之兵俟其有成乃稍進功者其
 至三萬或瑣細一為朝廷幸公語傳若言與他
 而坐沮師之罪揖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傳臨政之
 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
 大率效京有識者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
 出至是乃登城又繪之京師被圍朝廷急於命將
 瞻落矣眾亦莫測又云京師被圍朝廷急於命將

郭京軍中一老會員千七百七十人嘗自兵法
 擒二酋不疑賜以金其所募者皆市井游惰色數
 廷皆呼為郭相公其類命此至金六甲法甚者有
 人問武藝以精否但師命他皆類命此至金六甲
 京若云擇日將命他皆類命此至金六甲法甚者
 其若云擇日將命他皆類命此至金六甲法甚者
 壁三所招軍但日將命他皆類命此至金六甲法
 忌乃賣藥道五方色或身畫倒植王不戰也何期
 蓋取邱瀆詩郭京出京楊式劉植泥中乞錢亦作
 之識又云初郭京出京楊式劉植泥中乞錢亦作
 萬人報云初郭京出京楊式劉植泥中乞錢亦作
 報云初郭京出京楊式劉植泥中乞錢亦作
 樓外餘分四不馬千匹已遣使寨懸捷於東化南
 脫口大墮護龍翼得千蓋匹已遣使寨懸捷於東
 者悉至鐵騎沿城而積斷前軍法一能掃而空居
 金人初大至餘騎沿城而積斷前軍法一能掃而
 人初大至餘騎沿城而積斷前軍法一能掃而
 午時也又云先登壘官屯京畿一保甲及軍士七
 萬每壁提舉同壁舉二京畿一保甲及軍士七
 萬每壁提舉同壁舉二京畿一保甲及軍士七
 諸統制皆自如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凡九專
 諸統制皆自如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凡九專

會逃總京假云郭因之殆軍其日坐乃持不侍言武面師劉息
諸遁管居幻初京下吾盡數實先宣令滿百輩授但目初延人
頭來王於眾郭走城眾哀百妄鋒化守待步尤用明以郭慶不
領者襄洞聚京至引已號人劫初塞套城皆稍已傾試月取為光加
兵具及山兵自襄餘亂之方初塞套城皆稍已傾試月取為光加
襲說統寺二京陽兵出聲諭賊攻馬頭下無即人待術死武廷眾賞
京京制欲月城統南京所濠敵陳數百以令規力已是以統日京我累禩復為以
囚以官冊至奔走官北盟去聞敵餘騎因趨門之內皆喜衛獨敵出師城師去取此或材
之妖張宗陽沿路三稱撒禽而康夜方皆出歡傳增出張初出上取此或材
至術思宗陽沿路三稱撒禽而康夜方皆出歡傳增出張初出上取此或材
是誤正室有路三稱撒禽而康夜方皆出歡傳增出張初出上取此或材
欲國止為帝千餘豆為殺二年須急呼守中其鋒數即夜兵皆敵內或材
以京不制置使寨於海子為前二作者蹂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京赴不從置使寨於海子為前二作者蹂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行守會使寨於海子為前二作者蹂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在思有錢蓋京西頭馬事日法禦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半正自蓋京西頭馬事日法禦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途乘京西頭馬事日法禦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為開城京頭馬事日法禦踐我千倡夜兵皆敵內或材

李孝忠所襲思正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百人馬
就時上四軍班直出指揮使張叔夜連四戰斬其人
等皆欲奪門而駕出使張叔夜連四戰斬其人
入祥嘖殿欲二護城破突圍出使張叔夜連四戰斬其人
金環傷相將當所存城破突圍出使張叔夜連四戰斬其人
關不殺傷相將當所存城破突圍出使張叔夜連四戰斬其人
竟載此班事當是戊午日而散案亦錄要錄請上戰士皆戰死
日有殿班指揮使張叔夜連四戰斬其人
奔汝是猶豫人即殿使蔣宣集眾要錄請上戰士皆戰死
人汝是猶豫人即殿使蔣宣集眾要錄請上戰士皆戰死
盡忠之陛下人等護駕而去矣足頓地顧宣衛臣不願汝死何
曲論汝告汝等護駕而去矣足頓地顧宣衛臣不願汝死何
今為汝告汝等護駕而去矣足頓地顧宣衛臣不願汝死何
是為汝告汝等護駕而去矣足頓地顧宣衛臣不願汝死何
內庫復請莫敢誰何賴上親出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為殿指揮使彈壓之稍定因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其心北誅會編是萬李稍定因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又三申日誅會編是萬李稍定因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止庚申日甚明赤如血案靖福月因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庚申日甚明赤如血案靖福月因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赤人皆驚視北盟會編是萬李稍定因擢宣泣壁欲通何暴甚因盜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

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於相州

黏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

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切慮軍民等疑慮今

曉諭更令知悉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癸亥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側紀事本末卷百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金人使四人從駕入城

者亦朝見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案續宋編年

上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為君且以弟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之大也時韋妃在側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之大也時韋妃在側言曰二宮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必不肯留於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

錠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案金人索金銀薛應旂畢於癸亥日連書尤誤惟陳桎續編亦係甲子與此同朝廷令

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尹與

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案靖康要錄封府榜盡數於戚里豪富之家根括敵索京城騾馬詔

除現任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

留者全家行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於是自御馬而下

得七千餘匹悉歸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

此差二日又云敵索少女一十五百人充後宮祇應與

丙寅而徐乾學後編及朝野僉言避戎於夜話並載據云

徐畢誤也靖康要錄及朝野僉言避戎於夜話並載據云

尚書省榜連金人書云十二月二日言避戎於夜話並載據云

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

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

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

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

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

欽差官入視府藏積一匹約有示一四萬匹似於
內唯取犒賞所須於理末諸軍議定合時本擬深意但緣
防再索假以爲辭來賞數不銀限官私亦早望所見在
不銀五以故約束今依須此際累承示論當係致金帛外
緡雖百有餘惟取所須亦亮悉無用浮詞謹奉書承費耗
驗今必取論似本府再舉之此際累承示論當係致金帛外
前不宣所論似本府再舉之此際累承示論當係致金帛外
甚厚龍德甯銀兩表自當竭力不問中皇內全備錄國書
庫及龍德甯銀兩表自當竭力不問中皇內全備錄國書
之及龍德甯銀兩表自當竭力不問中皇內全備錄國書
凡有家已根括數日御前皇少令曉諭皇太子元豐大觀
行輸納差表緞人戶外各段體認少令曉諭皇太子元豐大觀
管東壁王詔受納雍管東之北壁徐乘哲管西匹兩里上豪
元覓并仰一併措置施行此榜出紀事本末卷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許之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金騎充斥攝大名尹張從請王
移行府以河冰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不遠

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爲便
未凍是日失色王禱於天地神至相州使臣黃河
合事張日與北道副總管秦符顏岐率眾至大名都漕凍已
府事及康王與北道副總管秦符顏岐率眾至大名都漕凍已
本於二興記云十月癸亥探者報以爲宗廟社稷無疆之日
春當乃黃河拆冰上震懼報以爲宗廟社稷無疆之日
在王此一舉十車安然而渡悉後糧車過冰薄陷
訖十乘小車使臣高麗雲中河既渡糧車過冰薄陷
者雷陰晦王渡公海溺於河既渡糧車過冰薄陷
夕雷陰晦王渡公海溺於河既渡糧車過冰薄陷
是夕雷陰晦王渡公海溺於河既渡糧車過冰薄陷
高世則舉水鎮日帳空酒召耿南仲汪伯彥而
一騎兵齋舉水鎮日帳空酒召耿南仲汪伯彥而
丁鐵騎千將五由慰稱所統至宿元耿南仲汪伯彥而
縣鐵騎千將五由慰稱所統至宿元耿南仲汪伯彥而
兵東走活中軍疾馳至州邀軍未渡大軍順
元帥府聽候使喚命不須發州沿河路因來追
龔所定衝北來命不須發州沿河路因來追
雪霽所定衝北來命不須發州沿河路因來追
肅從庖傳相失禱等圍火而村人爲溫酒與
脯臘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村人爲溫酒與

近有三人金騎問之曰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已過數日矣北人是以擊鞍云人失探寒色每見軍士輒慰之軍見王躬環甲胄以上下馬無倦色所常服賜之權又汪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緣戰袍竝率官吏軍民出以皆如挾纊至所延禧戰袍竝率官吏軍民出以迎王張怒於府道總管顏岐暨兵燹之司餘人軍在四號令歸心慰服是時京城遭圍兵燹之司餘人軍在四集取決不下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北門不通軍民每出帥府矣先是人遣使者致書且傳二首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請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及是輔回稱不知康王所在九案靖康末卷百四十二日迎康王為是月二十三日靖康紀聞載王見在河北可遣一告遣曹輔於今日良可驚悸康王見在河北可遣一告遣曹輔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具書不名使喚回骨盧移資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乃議遣密曹使駐於相州黏罕遣使持書來喚回朝廷乃議遣密曹使輔行靖康要盟錄曰是時朝廷遣人每出金人必搜索

蠟書上乃於曹輔衣襟用礬書詔以賜康王京城將吏士卒失守幾至宗社傾危尚頓首領屯近甸以已變難無輕動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朝野僉言曰初二日首遣使乞令於河北州軍侍召王肯交割地遣人迎之何處是時金人遣使索書密曹使王為朝使每出於曹輔見守文曾懋說大金已登城講和斂兵不見下曹東出曹州守臣曾懋說大金已登城入水方廷使東出曹州守臣曾懋說大金已登城城斂兵不見下曹東出曹州守臣曾懋說大金已登城輔乃裂襟令懋看以達元帥次借州虜脅之使四方撫言字數日所取曹州守臣元帥次借州虜脅之使四方撫不文知康王所在金人軍前復發入城印以發四方撫庚寅康王如東平府年紀資治通鑑云庚寅王離北京二軍進屯開德上入東平府資治通鑑云庚寅王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入東平府資治通鑑云庚寅王離北京二年然遂決計東去案原身安國難於軍中此王問伯彥請王移軍附此北盟會編亦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磁澤領所部副元帥宗澤軍屯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磁澤領所部副

宿鋒府以歐諸久釋西會促力干不十眾德興下節統下都州
於都三爲南處住往南合河只人通里聚府日後下領前統軍
大統日然仲屯欲來面以北今其五白京次麻軍右各軍制民
王制發王延禧大撥德日東檄說召除南周寨是將領本右統
寨是五遂禧高王數不俱北諸解募破縣周寨以王本帶部軍
夜軍定高王數不俱北諸解募破縣周寨以王本帶部軍制千
皆議世往東軍大聲更及且兵河五城壁京幕人部一人千二
盡往則東軍大聲更及且兵河五城壁京幕人部一人千二起
庚東等無府之安相宣京要居其保衛連定圍屬於開差一差
寅平無府之安相宣京要居其保衛連定圍屬於開差一差充
王府異措兵泊處乃可陝東諸大何王徑外嘗遣開日宗府忠
遂先論身前去大開名解西諸大何王徑外嘗遣開日宗府忠
進遣更於安開名解西諸大何王徑外嘗遣開日宗府忠
發副召地身府興河金勤兵侯穩圍方硬一探水南十趨開中
楊元諸將安與河金勤兵侯穩圍方硬一探水南十趨開中帥
青帥問之則仁尺河師上以皆然須萬水南十趨開中帥
代宗澤之難府尺河師上以皆然須萬水南十趨開中帥
劉澤之難府尺河師上以皆然須萬水南十趨開中帥
浩往諸將可濮不上以皆然須萬水南十趨開中帥
爲開將可濮不上以皆然須萬水南十趨開中帥
先德亦圖州可絡當來後量三洩四萬開中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卷
至大元帥府從行勤王兵章言陸辭日侯皇帝章齋蠟書
康王時中書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願諸郡惟中山慶
自將入援是得元帥府延禧草詔曉願諸郡惟中山慶
源被圍不景等及此效順又得五軍總一人萬原又遣中
揚青常景等及此效順又得五軍總一人萬原又遣中
月癸亥追敘及此效順又得五軍總一人萬原又遣中
甲子日也康敘及此效順又得五軍總一人萬原又遣中
彥建炎離相興日麻據麻後盟會編則侯章原又遣中
甚急乃離相興日麻據麻後盟會編則侯章原又遣中
宜住相假如金人入必援或者大元帥承御前援至相
恩堂議入假如金人入必援或者大元帥承御前援至相
城諸將皆日河冰未合濟州大渡無章請從滑徑赴京
也秦人寨其日河冰未合濟州大渡無章請從滑徑赴京
卽金寨其日河冰未合濟州大渡無章請從滑徑赴京
州秦人寨其日河冰未合濟州大渡無章請從滑徑赴京
州秦人寨其日河冰未合濟州大渡無章請從滑徑赴京
以轉戰而南者其誰能維之假使半將渡日金人解維
不勝退安得練北帛復渡可乎仔帥大將不能對諸將
沼自恩州渡往帛復渡可乎仔帥大將不能對諸將
日爲其逼李固渡北帛復渡可乎仔帥大將不能對諸將
甯自其逼李固渡北帛復渡可乎仔帥大將不能對諸將
合可北乃定議然陰行官選日猶欲爲二先鋒領人起馬
耿南仲請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劉浩爲先鋒領人起馬

南趨滑以疑金魏縣又移檄大府路帥司差兩將
人馬分遣前去舊魏縣一將於內黃縣駐門祇候孟世
新魏縣敵寨之金屯內黃縣路總管司黃縣差馬門祇候孟世
州敵寨之金屯內黃縣路總管司黃縣差馬門祇候孟世
甯州敵寨之金屯內黃縣路總管司黃縣差馬門祇候孟世
王彥領兵三千屯內黃縣路總管司黃縣差馬門祇候孟世
於燕山過庭二千劉人黃屯舊魏縣乙路馬進都監候孟世
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丙寅各一員中書侍郎各二
吏部差路在京地都提舉三五日乃轉三官借寺監承赴聖旨
前交乃路地界并取三綱要書此太守親同往為質合
北盟會乃西也朝綱要書此太守親同往為質合
書而編是月也日復書人拘留至是始遣復增差
使臣朝廷遣陳過庭而金書人拘留至是始遣復增差
十人辰金日入城取軍器甲仗弓箭案北盟會
編是月六日丁卯金人軍器甲仗弓箭案北盟會
又戊辰金日入城取軍器甲仗弓箭案北盟會
五日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案靖康要錄是月丙
子也北盟會編亦在夜京師火

後雨雷案宋史本紀徐乾學
又壬午副元帥在磁州屢乞會兵千人自磁州先諸軍至
康王不悅澤自遣其將李光弼東日門夾擊之安城
議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東日門夾擊之安城
縣首虜數百級獲其齋糧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斬首虜數百級獲其齋糧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先諸軍至百級獲其齋糧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此北盟會編以原於二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梁揚祖至同編繫此與二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一知信德府梁繫此與二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下王繼至諸府梁繫此與二會師移文約赴大及今移附
是常在左右王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案原本於二
年四月癸亥追敘此祖事今日會編云王麟以兵至北盟會
編在乙酉不與揚祖同事日會編云王麟以兵至北盟會
麟自將一酉不與揚祖同事日會編云王麟以兵至北盟會
謂告乞還守洛州元帥府自稱母老無兼侍又許其疾
至以城降為軍民所殺并其家後云苗歸洛與金人
實同武翼郎又武功郎其家後云苗歸洛與金人
一萬人自信德府又武功郎其家後云苗歸洛與金人
祖揚謂張俊最得府力王又云時張俊為武義大夫制
擢俊為元帥府統制

又甲申康王始聞金人登城斂兵未下淵聖詔見通
和卿等兵未可動王涕泣知詔書為敵所為宗澤請
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以澤為狂譎不
情澤亦詆伯彥等為失策澤曰金人狡計百端豈可
稍信當速進兵直指都城為言兩國通和可亟退師
如敵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堅守和議
力沮之案原本於二年四月此
月癸亥追敘此事今移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八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欽宗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案四史朔車駕詣延福宮朝

太上皇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酋黏罕亦遣珍珠大

王同使臣八人入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珍珠續

壬辰金人趣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虜再三易之遣

中書舍人張澂行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紀事本末

九案李直十朝綱要是日金人始聞王在開德徐夢莘

北盟會編於是月二十七日丁巳載中書舍人張澂齋

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蓋王辰行而丁巳至也會編云

乃以人馬裹送中書舍人張澂齋王在軍中召王遠京

屯于城下叫問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

此事云癸巳帥臣盧益黃潛善於康王四月十九日追叙會編云王以正旦過莘縣宿陽穀縣二日過景德鎮宿迷魂寨至是日東平府本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黃潛善轉運判官閣邱陞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夾道駢肩歡呼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

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桌李若水

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黏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

其王徽號請再幸營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先是黏罕遣

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農務州交割地界索金銀益急

金使有高尙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

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

事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

皇太子監國傅仍為留守戶部尙書梅執禮副之遂出

城桌以下皆從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都城百姓數萬號

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怒曰皇帝本為生靈屈已求

和今幸金營朝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

無生理百姓怒投瓦礫以擊之瓊與黏罕相見罕曰今

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上至青城與黏罕相見罕曰今

北朝皇朝別立異姓為至晚遣王孝竭歸傳旨議事未

畢來日入城案靖康要錄云敵館帝於齋宮之西廡曲

寢詔令王若冲邵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竝稱

制行事遣閣門宣贊舍人符彬待詔至北道總管司詔

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略無外援比者敵

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有所請靡有不從案靖康要錄此

此尙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守京

賣資台通監是扁合甫

卷五十一

二

吾民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然未肯歛兵而
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民至於此極也然未肯歛兵而
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倍集自保土疆
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
朕言及此痛苦碎首紀事本末卷九

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軍副都

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

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竝令先歸于是鄆王楷

而下九人宰相何臬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

开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覲尚書禮部侍郎譚世

勸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案呂本中痛定錄

齋宮無聊何臬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覲汪藻應制
上命用時字韻覲詩曰臆臍有愧平燕日嘗瞻無忘在
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
此賦達帥酋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為虜帳因撫此為名

遂遲留初上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

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

七兩而虜來索不已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金人根括津

留在此候金銀于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

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技術案原本技誤俊據

倡優之家紀事本末卷九

丙午太學徐揆案靖康紀聞作何揆然他書詣南薰門

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首請車駕還闕二首取揆赴軍

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

徐揆詣南薰門誑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以
書上罕請車駕還闕厲聲抗論為所殺及陳經綱要靖康
紀聞北盟會編宋史本紀編年備要及陳經綱要靖康
學編後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云徐揆為虜所殺而
靖康要錄獨不言其死疑要錄誤也聖駕不報又二十四日
云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又二十四日

續通鑑綱目卷一百四十九

七日云先是大學生劉名徐欲往軍前說二首請車駕還被
留不遣繼眾學士劉名徐欲往軍前說二首請車駕還被
又城中震擾計無所出太學徐極陳者以上再出郊被留不歸
城君親來則大金所獲無窮既出豈大君之利哉歸委曲千餘
必亂則歸豪傑必出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金人達
言粘罕翌日敵使人召揆出遂留之北盟會編繫此於
於月粘罕翌日敵使人召揆出遂留之北盟會編繫此於
正揆汪若海二書未較此後會編是日通奉大夫劉幹
徐揆汪若海二書未較此後會編是日通奉大夫劉幹
死于金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二
宋史本紀乃丁巳也與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幹卒二
與此合據劉子羽言父死節事徐稱幹於正月十六日
自縊十威名二君此用之錄誤也書片紙遣人遺其子
真定有威名二君此用之錄誤也書片紙遣人遺其子
曰忠臣不事二君此用之錄誤也書片紙遣人遺其子
以衣條自縊而燕人欲用之錄誤也書片紙遣人遺其子
上及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幹初在陝西為童貫所
興是能以忠死議者不諡忠顯幹初在陝西為童貫所
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諡忠顯幹初在陝西為童貫所
中誤宋故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幹初在陝西為童貫所
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碑銘曰公資政殿

謀無非先幾又相繼還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愧
天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繼室日呂敏于婦學安惟
以郡承其恩渥公進人詒訓靖忠長似公于翼子有父
名入奉朝請執雁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似公于翼子有父
風入奉朝請執雁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似公于翼子有父
入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進直芸閣亦以似公于翼子有父
女出適公仕初將命東浙帝以進直芸閣亦以似公于翼子有父
竝尚遺二幼公生屢通籍于朝在列之右府從公瑞疑
延尚遺二幼公生屢通籍于朝在列之右府從公瑞疑
崇安之麓新阡鬱起未治平二禩迨其捐軀歲拱辰巳
給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祐末童貫至崇寧間累錄云
辟陝西轉略司轉運使官後從童貫為陝西提舉平
貨閣事轉為制置使官後從童貫為陝西提舉平
祕閣奇兵以制震武之圍密疏法與戎和命幹權解除
帥出猷閣待制震武之圍密疏法與戎和命幹權解除
以徽猷閣待制震武之圍密疏法與戎和命幹權解除
州牧賊方臘起陷餘杭山守禦有備不致年也繼事越
還古殿直學四年詔入觀列燕門有旨得詣河東
宣撫使充參謀官頗嘗論來附燕不致年也繼事越
班師既而郭藥師入真定燕不致年也繼事越
朝廷知其意藥師入真定燕不致年也繼事越
赴闕會郭藥師入真定燕不致年也繼事越
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四年詔入觀列燕不致年也繼事越
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建州改福職宮祠未幾復職

夫日命復迫不政既壁旨東已已潰人遼太廷為百弩知賊知
忠金尚歸也為年偽守謂壁渡陷而約州原悉置餘射其首荆
臣人何矣上為也高和禦幹以河拜解收之陝以生祠民敵有
不不望議再遂黏且二沮國抗除宣軍折古拜兵靖坐知留官
事以乎立出館罕索十國搖之提撫獨可師師付康困不兵以
兩子幹異郊于欲幹五日民旋報京移城陷眾降五相以幹嘗
君為偽姓正月密院屢之幹真定之倫政時禁中幾復命專
況有謝欲以二院屢之幹真定之倫政時禁中幾復命專
主罪觀以少君為六日敵因遣韓政謂敵亦帝未之
憂而少須為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不
臣以須為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不
辱子之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
主為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
辱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
臣用自書家信於片紙
死夫書家信於片紙
以正家信於片紙
順女信於片紙
為不於片紙
正事二紙

此妾婦之道也此子所以有死也副指揮使陳灌使劉
玠乘閒入城歸報諸子因闕戶以衣條自經而死金人
大竊其尸之於途日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
等竊其尸之於途日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
等竊其尸之於途日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
職贈特進
大學士
已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千兩
要作八千兩李重十朝綱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詔
六萬兩銀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
兩聞二帥有喜色

庚戌大風雨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尙
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
門不可勝數至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側而拜
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九

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米人三

升錢六十二文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九日又云後宮

肉一斤二千二百而人都人又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

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方

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館閣圖

籍納虜營此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自再幸青城至

日乃丙辰也與此差六日續宋編年通鑑金人來索郊

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繫於丁巳即丙辰之明日三

朝北盟會編金人索籍在元年十二月丙辰之明日三

申趙子砥燕雲錄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

貝盡為攘奪燕人乃說黏罕曰破國而掠取太甚

天下後世所譏于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皆行其

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十七百片是

時子砥實為寺丞使之管押隨行又案宋史本紀於四

館書為之秘閣三空

丁巳太學諸生為書欲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

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

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丁酉知冀州權邦以兵千人至

帥府王命屯開德隸于宗澤案原本於四月癸亥追

叙此月事

今移置此

又云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雪中有人如火光案靖康要

錄是月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十八日霧氣未

收陰靄申也至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

八日晚無耗入夜雪作二十四日乃甲寅也宋史本紀

至霧四塞在丁亥未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

竝於西月己亥中書陰暄風迅

發夜辛亥加金主號為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之一日上大

武光聖皇帝靖康紀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大金

疑要錄信四字此書辛亥合惟昭德定功之下紀聞多

又云戊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

某博戲之具珍奇圖畫等物悉皆置金營凡四日乃

止案靖康要錄繫此於二十六日乃丙辰也較此須
二日載金人索取各物極詳附錄於此要錄云敵
南郊法駕大駕之屬玉輅副輅以輅下至儀仗后儀
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樂軒縣布政舞樂圖舞
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祭器明堂儀銅人閏月
教坊樂器圭鎮圭大器會室渾天儀銅人閏月
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刻漏古
城宮闕圖書四京醫卜之書諸科醫二州府職貢
宋宮文圖四陰陽醫卜之書諸科醫二州府職貢
樂工四漆帽皮金鐵之類諸命人祝司並許以家
局搭材修內巷弟廣備廣固諸軍曹祝司並許以家
又取內街巷弟廣備廣固諸軍曹祝司並許以家
諸倡於童貫家中祇應凡採擇里巷為之麗空府尹
內封尹下書事亦徑取以告免則一人至鵝上皇
人封尹下書事亦徑取以告免則一人至鵝上皇
食作贏病狀覲得免而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
花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置釵粉冠插
而哭觀者莫不歎歔隕涕此皆內侍敵中教
珪為承宣使又傳宣珪家屬及官吏侍僧道鑿
令呼索至是又詣珪家屬及官吏侍僧道鑿

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
司所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私儲蓄取之
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私儲蓄取之
一萬餘項他皆稱是前取索文字正二月內金帛見
郎邵博專一承受軍前取索文字正二月內金帛見
比元數百之一如銀并衣段十之一二月內金帛見
城中所有止如銀并衣段十之一二月內金帛見
敢隱庇同受軍法鄂州崇陽縣李涇持兵入援至城
又云敵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涇持兵入援至城
下與敵戰甚猶被血呼叱左右負己以戰遂遇
害士死戰七明此子案原本及九朝編年備要薛應
贈朝奉郎官其繫於午東都事略金人犯蔡州在元
此於元庚寅二月未知孰是今姑附是月人犯蔡州在元
年又原本月庚寅二月未知孰是今姑附是月人犯蔡州在元
未又原本月庚寅二月未知孰是今姑附是月人犯蔡州在元

二月辛酉朔閏考同朔車駕在青城百四十九卷

乙丑都人傳聞擊毬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

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

教坊人孟子著汴都記均作孟子書周札義內侍藍

汴都記均作孟子書周札義內侍藍

忻鑿官周導隆等

案周導隆靖康紀周導隆稱各有窖

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

君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斷

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于是開封復根括立當

限陳首京城大恐紀事本末卷九

丙寅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城撫諭

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

案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

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开莫儔自敵營

持文書至今依戎主詔惟薦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

備禮册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傅等讀詔號絕即以

狀懇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敵以非其主本

意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吳开莫儔持書文書

旨吳开莫儔持書文書

以降申表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造于宋人而宋

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

敢抗師泊官兵併力而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况近

載書有違期約子孫不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况近

止為弔伐本願隨主遷者聽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士

其相文武百官在京僚一勾集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

女相親屬王公之屬出京仍一勾集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

聖旨共議勸業者舊素為眾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

道善隆茂勸業者舊素為眾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

册不豫此議應宋亦令薦舉當依新君其禮册命趙氏宗

骨金隨後建號所都之地百司并事新君其禮册命趙氏宗

在關開儔又出極烈前批付留守孫傅云今極烈都元帥

金詔書以履失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

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日放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

因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為萬姓之幸非細今
皇已下舉族出城諸事並日孫傳元帥一指揮中夫長計無拘
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準義當帥府公文備到知樞
金皇帝聖旨深至厚嗣君親政越及暮年恭儉念世被
本無所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越及暮年恭儉念世被
已無所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越及暮年恭儉念世被
死須臾不若遽蒙廢絕實非臣等誓不當聽聞知地復忍
造之思畢終始保全賜之實詞等誓不當聽聞知地復忍
分謹具畫一上嗣君位以敢有違政之修德備萬
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一事上累謙詞蓋緣親政之初偶為
無虧失惟是已盡行竄責兼檢會處斬了當以信誓係童
謀臣所誤繼已失信竄責兼檢會處斬了當以信誓係童
貫趙良嗣王黼等起事一端竝行處斬了當以信誓係童
嗣君悔悟前失非他心歸嗣君自處斬了當以信誓係童
著蒙終惠未加既位尚民歸嗣君自處斬了當以信誓係童
若蒙終惠未加既位尚民歸嗣君自處斬了當以信誓係童
銀表納實為數雖目下未窮足將來一事且令廢棄遂同匹
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一伏詳來旨且令廢棄遂同匹
以王茲土許沐都人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卹之賢人
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中緣此兵連禍結卒無
選者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

休息之期非所以副元帥之愛息生靈之大意今
廢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則闔外之事元帥自可專
行難許以京師兩經根括取後退守偏方各已事罄竭顯見將
來特許以京師兩經根括取後退守偏方各已事罄竭顯見將
恩前謹具申乞廢復立所稱呼號位一聽指揮早賜
如前謹具申乞廢復立所稱呼號位一聽指揮早賜
先從伏候臺申乞廢復立所稱呼號位一聽指揮早賜
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願擇賢
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願擇賢
失德為盟失聽信奸臣及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願擇賢
以致違盟失聽信奸臣及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願擇賢
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
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
哀憫許于宗王子弟擇賢者未允從前不願立上皇
之藩屏非為神宗皇帝趙氏一國之生靈使長得北面上
為歸等不勝激切懇禱亦至孫傳生靈使長得北面上
旨前來指揮國賢人竊以本國目前宰相多亦承
皇時罷將士率皆自人敢蔽賢不僚若舉于承
以罪罷將士率皆自人敢蔽賢不僚若舉于承
之徒罷將士率皆自人敢蔽賢不僚若舉于承
澤之徒罷將士率皆自人敢蔽賢不僚若舉于承
氏德澤亦非至厚若別立異心必蔽賢不僚若舉于承

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
命改不麻數有歸德有歸城中外臣民所切敢元帥
元帥推擇賢人詳孫永為藩屏多不勝痛切人殞越
僚類皆碌碌無聞之輩若舉於草澤之閒孰肯推之
夫運數既衰亦必於今安有若君臣之推擇人倫之
則三道之深也如或必欲與元帥無異若欲推人倫
北道漢兒若南官北人必與元帥無異若欲推人倫
見在軍前可舉亦具密等見所共知也若欲推人倫
者若水有可議如或具密等見所共知也若欲推人倫
李若水有可議如或具密等見所共知也若欲推人倫
名銜依元帥府議所舉推戴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
府劄子當節文再請恭依聖旨等語惟本國趙氏祖
宗德澤在人當節文再請恭依聖旨等語惟本國趙氏祖
止是澤與前日去累于前施右傳等語惟本國趙氏祖
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語惟
欲推擇異姓自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語惟
元帥府選異姓自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語惟
父老具狀申聽外尚命又狀右兼實難除已與百官乞
死瀝血狀申聽外尚命又狀右兼實難除已與百官乞
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前元帥不然而有盟約既太子自

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
從人等不自知此言四方罪人在不赦念有宋自祖宗
人等不自知此言四方罪人在不赦念有宋自祖宗
傳人等不自知此言四方罪人在不赦念有宋自祖宗
在世人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雖然念有宋自祖宗
等世言不君祿方主辱臣死之雖然念有宋自祖宗
有可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雖然念有宋自祖宗
申官僧道元帥國相元帥等伏候旨孫元帥第五越之
百官僧道元帥國相元帥等伏候旨孫元帥第五越之
氏存嗣子以稷許國望歸國降號稱藩使事大國或就
監國安帖以從大國望歸國降號稱藩使事大國或就
中外勝哀懇痛切之至吳伐之義傳屬使事大國或就
命承旨回得孫樞密等道并初七到元帥府拜泣曰
吳承旨回得孫樞密等道并初七到元帥府拜泣曰
洞悉右契得孫樞密等道并初七到元帥府拜泣曰
利民今僚未百官僧道元帥國相元帥等伏候旨孫元帥
是在京官僚未百官僧道元帥國相元帥等伏候旨孫元帥
是文舉可僚未百官僧道元帥國相元帥等伏候旨孫元帥
去文舉可僚未百官僧道元帥國相元帥等伏候旨孫元帥
薦必當須得共薦立可道字惟貴道德不乞行名位高
帥府牒今月復立趙氏右無得有限今月名目下為首
宋人告請密復立趙氏右無得有限今月名目下為首
狀并孫樞密等今月復立趙氏右無得有限今月名目下
為言此事已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舉薦外善利

門下人員以輒受狀文嚴加懲戒訖慮在京人猶以投
狀為辭別致沮滯今請在京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
旨莫學士等齎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沮滯吳開莫儔
持文字來示黏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士庶
相與號泣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
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
開封尹捕斬為首者一人乃止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令
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
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
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効禁中所為及開邀上
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遣開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
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為真定府走馬承受真
定陷金人置之軍中用事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太上將

往軍前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
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
一縱敵騎追之臣當以身決于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
天若不祥宋死於封疆不猶生陷于夷狄乎上皇疑未
行上欲飲藥為范瓊所奪瓊逼上皇出宮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
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
后皇太子以主國事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金人來取太

抗敵上書乞存趙氏以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革以請
且告急于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革以請
以所募士微服潰至是開儔來督齎不已傳言于眾曰
圍而出傳不許

上蒙塵托孤于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
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瓊以
死扞拒不令出傳留宿門下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從太
何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生變以危言讐衛士然

地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生變以危言讐衛士然

及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都人于是召百

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眾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

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闕傳敵中已定立張邦昌為

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

若不從便屠城尙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

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

合議遂定議狀案議狀文見偽進錄狀云文武百官僧

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為上應

圖錄下有勳德在民或權貴近臣或英豪特立有大才

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為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傅

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驚下迷誤趙氏以至今日

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以土地俾備藩屏

必為百姓嫉忿立致變亂上負選建之意然傅等奉元

帥之令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在內

官員委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懋為天命是日不

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哉

書議狀者惟孫傅張叔夜

紀新事本末卷四載宋齊愈事云

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為左右相嘗共啟於高宗云

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偽主意在張邦昌拜大昌姓名而齊愈

中發於憤躁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

有錄其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

官錄其子孫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日尚書省

劄子雍在皇城司新除議乞立張邦昌姓名而齊愈

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乞立張邦昌姓名而齊愈

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自從二月居諫議大夫乞聖

不驚駭齊愈言自朝廷未有人論更乞夫聖

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乞夫聖

未奉聖旨宋齊愈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夫聖

同具案奏聞今齊愈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夫聖

皇聖出城未回知孫傅承勸到宋齊愈御史臺王賓置司根

淵許舉堪為異姓中選舉姓名通卓申齊愈不廢淵聖

帝不許舉堪為異姓中選舉姓名通卓申齊愈不廢淵聖

資治管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舉官及卓申齊愈不廢淵聖

元來密論旨舉齊愈到本司見舉官及卓申齊愈不廢淵聖

元來密論旨舉齊愈到本司見舉官及卓申齊愈不廢淵聖

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別生不測為時雍曾說吳
開密諭張邦昌姓名三欲要於舉狀內愈填寫人吏依紙上
書張又節次遍呈在座元集議官時雍等姓名分付吳開
稱寫張邦昌三字別寫申狀係時雍初蒙名分時開
所寫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商議未定旬間
莫下不招再蒙取會到申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於本
隱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紙外至見書寫議未定即
忽有前取筆紙就卓子在上取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
司廳前文寫姓書編呈在坐齊愈董局未久亦在坐
即言其是所寫姓名文呈在坐齊愈董局未久亦在坐
語只言其是所寫姓名文呈在坐齊愈董局未久亦在坐
去見與不見其餘卿監在座齊愈董局未久亦在坐
委根取元狀單子勸方招檢準建炎元非本心已復歸
及根取元狀單子勸方招檢準建炎元非本心已復歸
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事之邦昌與放免法寺稱已復歸
舊班其不應干奉行事之邦昌與放免法寺稱已復歸
係謀叛用刑宋齊愈合斬分首從赦五月一惡日大赦前
斬依法杖一百齊愈合斬分首從赦五月一惡日大赦前
從虛妄杖一百齊愈合斬分首從赦五月一惡日大赦前
身爲士大夫當守節義國情難之際以不能死節乃探
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比特不原赦依斷仍命尚書
在榜受僞命臣僚之可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
附麗秦檜爲簽書樞密院命矣夫又案玉照新志此中

又起引張栻記其父浚語謂齊愈獄由忤李忠定
而王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營以孫傅兼太子太傅以保東宮及軍前索太再幸金
知必來索皇太后太子傅欲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黃
金五人擊殺之并戮當死於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送于敵中告以宦者當死於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宦者誤傷太子以宦者當死於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一死謂中國無一男子至十斬其亂者苟不人爭之擊殺
分不謂中國無一男子至十斬其亂者苟不人爭之擊殺
死之與金人雖不索就死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責之同出祈萬一子然後就死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來耶吾分死國矣雖亦曰曹百輩來吾心曰使若勿使
去勿亂人意傳之守司等事付官吏殉國某何言哉願
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付官吏殉國某何言哉願
有頃傅從朱后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部尚書王時雍
日軍中惟欲得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部尚書王時雍
辱太子復出我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部尚書王時雍
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金人許命召傅之傅入是夜留宿
下不動黎明金人開門以黏罕命召傅之傅入是夜留宿

王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營以孫傅兼太子太傅以保東宮及軍前索太再幸金
知必來索皇太后太子傅欲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黃
金五人擊殺之并戮當死於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送于敵中告以宦者當死於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宦者誤傷太子以宦者當死於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一死謂中國無一男子至十斬其亂者苟不人爭之擊殺
分不謂中國無一男子至十斬其亂者苟不人爭之擊殺
死之與金人雖不索就死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責之同出祈萬一子然後就死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來耶吾分死國矣雖亦曰曹百輩來吾心曰使若勿使
去勿亂人意傳之守司等事付官吏殉國某何言哉願
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付官吏殉國某何言哉願
有頃傅從朱后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部尚書王時雍
日軍中惟欲得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部尚書王時雍
辱太子復出我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部尚書王時雍
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金人許命召傅之傅入是夜留宿
下不動黎明金人開門以黏罕命召傅之傅入是夜留宿

屬取去中興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志
痛不已已入內白留守孫傳曰何辭以拒之郊駕未出城乞力留
皇太后太子庚午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出城乞力留
堅避以固國本孫傳曰何辭以拒之郊駕未出城乞力留
類太子金人邀請則抱以登車奉尸以雀門密賑百姓邀
留不可則忠義勇智之士結隊先令去為范瓊所戮是日
為名招忠義勇智之士結隊先令去為范瓊所戮是日
出從稱皇國中無主欲往來內則告諭百姓趙氏已
姓不從稱皇國中無主欲往來內則告諭百姓趙氏已
瓊恐軍前現議別立異姓今則皇太后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
失國阻迨晚皇及皇太后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
得邀阻迨晚皇及皇太后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
送于道太學諸生哭送于門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
震動天地是時宮嬪輩有徒步隨車者自皇太后而下
有被張叔夜隨行士庶觀心張叔夜之公前見黏罕取
孫傅張叔夜孫傅不異云張叔夜之公前見黏罕取
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異云張叔夜之公前見黏罕取
盛豈可與孫傅同死耶可異云張叔夜之公前見黏罕取
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
數四終不從惟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
官赴祕書省士庶僧道赴采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

戴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
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案靖康要錄推戴
草之繫于二十五日吳開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
日與此差二日

書獨具單狀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張叔夜不書名惟秦
節以釋二酋之難不書名乃以代趙氏情願相無狀不能盡臣
從今考張叔夜不書名乃以代趙氏情願相無狀不能盡臣
乃十五五日推戴表也續宋編年通鑑誤合為一事秦檜
于十五五日推戴表也續宋編年通鑑誤合為一事秦檜
綱要亦誤合為一

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紀事本末卷
甲戌并儔齋敵牒據文武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
國册立為皇帝乞令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紀事本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
九十四

卓已下隨上在軍前竝取家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趙氏即在此日紀事則乞立趙氏在十三日至此始取
詣軍前要錄取何卓高俅等家屬在十七日林泉野記
云卓北遷終不屈於敵秦檜自敵中還力稱
其忠遙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

戊寅敵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
日大元帥府檄諸路云敵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
或云結棧登城之敵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欵我帥觀
其形勢敵自詭說宜進至京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
務持重毋致誤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啟國敗盟之釁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傳聞康王領
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趙鼎之興遺史曰
是日幕府奉大元帥康王指揮京城全無消息吾寢食
不違可再呈檄書行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食
十一日開德府十五日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食
制駐劄開德府十五日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食
宣總兩司互為應援及一節制諸頭項人馬及劄下南
師帥去訖外今再契勘探報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京

城信之敵不通據探報或云繫橋或小寨未起旁列四處
登城之敵不通據探報或云繫橋或小寨未起旁列四處
虜歸民未運糧解或稱侯麥苗長大可飼牛馬其形
北歸民未運糧解或稱侯麥苗長大可飼牛馬其形
勢敵包詭謀今計黃待見在開德府駐劄我天下之
仁府包詭謀今計黃待見在開德府駐劄我天下之
硬探知見得委有姦計伺舊城未制有退師人前去
仰審觀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統制官人兵
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迫脅令去仍切持重
遠斥堠毋致反落姦計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敗黃待
之舉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嚴備守禦
制舉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嚴備守禦
處城上已擺布若軍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
守以城上已擺布若軍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
日并後乘虛及令逐處守臣各應副隨軍權糧使食各
有闕誤仰不任京宣總仍各申隨處所屬轉運使不得
依今來指揮各精覘探互相關會與宗元帥黃待制一
京駐劄西務要聲援相勤王領兵一面備會與宗元帥
陝西頭項職等處勤王領兵一面備會與宗元帥黃待制
具逐頭項職等處勤王領兵一面備會與宗元帥黃待制
少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隨處顧大夫發會東運
京城遠近同貼起發當先南各隨處顧大夫發會東運
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又不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

又上道趙野在州時庚功一糧寧世刑國宣相意相通復閉... 又或于曹輔張激之說未敢前者... 趙子崧在野何志同許皆圍京日或進為敵在城... 庚辰康王如濟州... 濟州黃河而南... 庚辰康王如濟州... 濟州黃河而南... 庚辰康王如濟州... 濟州黃河而南...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為敵所殺

紀事本末卷百

事略繫此于庚辰較此前一...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為敵所殺... 事略繫此于庚辰較此前一...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為敵所殺... 事略繫此于庚辰較此前一...

謝甯曰我為國死亦不累及汝耶臨死為歌詩一首未聞
日矯首問天兮天死亦不累及汝耶臨死為歌詩一首未聞
而悲之死年三十五卒不言忠效死為歌詩一首未聞
觀使是年正月所履亦從駕北盟會編有副使若水同履
副使是年正月所履亦從駕北盟會編有副使若水同履
被害此歌亦詳宋史及徐學乾通鑑後周李公事跡云
事跡載此與此同誤會編又載忠愍編有副使若水同履
為若水出榜闕下求立異姓軍前南虛到南薰門不許
初金人出榜闕下求立異姓軍前南虛到南薰門不許
何某李官數人此議及軍前取家屬兄前南虛到南薰門不許
見悉番南朝數人此議及軍前取家屬兄前南虛到南薰門不許
餘人爾南朝數人此議及軍前取家屬兄前南虛到南薰門不許
書者數十人皆言為社稷死後言自京師大遼死難者二
卽元之初尚書右丞呂好問又上劄子乞優加褒贈建
炎恩澤五年未賜其家奉聖旨可特謚曰忠愍賜子與
美謚當年六月召九日奉聖旨可特謚曰忠愍賜子與
止有李若水紹興四年正月殿上正色曰圍城節節節節節
焦山巡檢張珍說圍城中作行門第武節節節節節節節
見當日黏罕在殿上高脫這書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
侍郎向黏罕在殿上高脫這書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
後左手掩前云陸下不可脫這書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
見後事紹興八年夏金國使指人烏陵思謀對接伴使

稱公忠義且問子弟幾人遣表恩澤三人建紹興九年春
又蒙朝廷致給還葬致仕遣表恩澤三人建紹興九年春
屬流寓揚州遂藁葬歸安縣德鄉卜村南黃龍馬少傅
公瑩之左餘人賜墳寺額曰褒忠永慶禪院賢士大夫早
哀挽者百餘人孫公娶劉氏並贈碩人三子恩集十贈公
亡宣奉大浚孫所著楷禮氏竝贈碩人三子恩集十贈公
左狀墓志神道碑側極力爭之實紀其事云靖康要錄
云是時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實紀其事云靖康要錄
天逆為靈也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實紀其事云靖康要錄
曹狗彘之何也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實紀其事云靖康要錄
當以死爭之苟不遠吾言之則神人共怒汝輩安能長乎
俱為萬段矣苟不遠吾言之則神人共怒汝輩安能長乎
而遣其縛之矣苟不遠吾言之則神人共怒汝輩安能長乎
將寵用公不患富貴何忠義之少屈論曰公忠孝人也大金
爾曹禽獸豈知殺汝輩有忠義之少屈論曰公忠孝人也大金
主有死而巳因極馬輩之敵知不吾君而乃以富貴忠臣若水曰
民有死而巳因極馬輩之敵知不吾君而乃以富貴忠臣若水曰
具言憐之者因密之痿所四而十使親見本末去其父與諸
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淡旬而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

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孫若弟凡七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

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百疋納軍前 康王次濟州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

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一日書推戴張邦昌

議狀羣臣各有名押唐恪書罷仰藥而死十一日為辛

未與此差十二日前納金銀及康王次濟州二事要錄

均在二三日即癸未也與此同李璣十朝綱要亦于

張邦昌狀仰藥而死乙酉敵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

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尚書刑部

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案靖康要錄既至門監軍

辨容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

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

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坐

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

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候各杖

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為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

于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

則以次殺之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

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夏少

四人之緣由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議事不從

時雍以聞金人欲明正其罪恐動眾心故以金銀事非其

職也靖康要錄二十四日宦者復語諸帥曰許守非其

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既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

駭不報所為留守司遣官既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

以各檢下至貧民一分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致仕

選人以校尉各以差次發納科配官絡繹至市既定數月
矣以人輸納少科配不限得用根括二城內臣恨取去王聊生
等分官所遣官隱蔽不兩肯敵心敵銀必欲言元帥中督責象玉珠
部置場收買之屬前乞折金帛之數二千七百又督責象玉珠
六日開封府申軍屬乞折金帛之數二千七百又督責象玉珠

戊子夜白氣貫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編在是月丙寅敵不請乘馬路上黏罕
遣使召上出資治通鑑編在是月丙寅敵不請乘馬路上黏罕
驚及至帳前帝欲上塔使者曰帥指揮不請乘馬路上黏罕
淵聖何為左右色失乃台蕭慶讀金主詔曰龍別立塔異姓廢
裂時何皇帝不悉可在廢龍章宣莫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抗
敵日皇顧曰忠臣也案宣莫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抗
金人相就客席執禮甚恭每上語則起立側身聽答
也復國而坐而太執禮甚恭每上語則起立側身聽答
畢復國而坐而太執禮甚恭每上語則起立側身聽答
入眷之者皆愕然上語莫能曉金人再送似謂天有命
有歸者皆愕然上語莫能曉金人再送似謂天有命
為意也復以歸意懇之尤憂沮然見有日禮數相見已

而果有使來傳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
姓及催使來傳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
色初六日拂旦出請上即趨駕扈從者方驚愕泊至屯
謂果得遂也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從上驚愕泊至屯
外則已望北香案兩拜讀詔訖數金昔百從每宰執
獨前下馬望北香案兩拜讀詔訖數金昔百從每宰執
一引宰執從官跪侍從一皆讀詔訖數金昔百從每宰執
又云丁卯以二金兵侍從一皆讀詔訖數金昔百從每宰執
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人及孟世宗澤
新降七千人賊順及案原本於四月癸亥朔不追叙是年
正月事連書及此而善案原本於四月癸亥朔不追叙是年
丁卯日疑此書及此而善案原本於四月癸亥朔不追叙是年
又云王申王已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
王次濟州屯濟州宗澤帥兵至韋城與敵凡八戰敗之分
屯於河南諸郡向子圍遶京師志同移案原本於四月癸亥朔不追叙是年
於四月癸亥追叙此皆遶京師志同移案原本於四月癸亥朔不追叙是年
又云延宮火案李直十朝綱要繫此于戊子靖康
要錄是月宮火案李直十朝綱要繫此于戊子靖康
而盡時元祐皇居移中康門裏火沿橋延甯宮頃刻
仙店門垂簾幕以避居移中康門裏火沿橋延甯宮頃刻

綱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琪禦之琪勇而有謀先結
之案宋琪九朝編已而偽遁虜追奔馬絰而倒悉斬
年備要作宋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欽宗

靖康二年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

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申時入城邦昌與百官

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瓊即入憩幕

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一日虜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亦宿守續宋

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廳

王官班迎南薰門外邦昌臥病不食金人帥令雖暫假而歸

馬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正月間金人歸

令同肅王等禍至京城以下初邦昌在燕自昌皆不聞欲

立邦大幹離不令趙氏無罪遽蒙廢減示昌邦昌皆不聞欲

王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召即戴意邦昌堅避如是者半

日二酋知邦昌不可強乃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令
立宋之太子以昌為相善輔佐之使敗盟請公入城
邦昌入城修帽衫以扇障面呵喝如宰相儀徑詣尚
書省下馬百官拜階下殺軍民百官父老皆告昌曰
伏權宜先計救取一城老小將夷宗廟殺生靈歸焉
大金欲冊立公宰三日不立將與昌雖督責而歸焉
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撥送與昌雖督責而歸焉
免禍身裁眾奪之遂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
引刀自裁眾奪之遂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
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廳待之昌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
卽上馬至西府門畔為昏曠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
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
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
冊立略曰咨爾邦昌宜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
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

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却輦弗御
步陞殿于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
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傳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
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卽當歸
避時雍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
事者拜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
者范瓊也遂皆擢用紀事本末卷四百四十九案續宋編
而有言范瓊等皆慘然若邦昌亦有所憂色惟王時
儔左言范瓊等皆慘然若邦昌亦有所憂色惟王時
尚書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胡思權戶
宗尹吏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權前諫議
職李甯靖詹義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
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
馮澥守舊職李同權右丞吳玠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
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李回
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
曹輔留虜營邦昌素善解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

同補其處時雍既用事請用二府蓋驕許之時雍蜀人也
在蜀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
為賣國呼牙郎曹幹離不有須索朝暮往還賊中亦有捷疾
鬼王之呼牙郎曹幹離不有須索朝暮往還賊中亦有捷疾
為賣國呼牙郎曹幹離不有須索朝暮往還賊中亦有捷疾
昌借位吳牙曹動北誓死見聞錄云三月初七日聞張邦
位猶且庶幾臣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稷增重今日君之
下沾襟明鄰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
終商與漢則吾已廟讀且荒之北矣
乙巳邦昌往青城謝金人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
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
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樓櫓其四乞俟江甯府修繕畢
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
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虜皆許之又請歸馮解曹
輔路允迪孫覲張澂譚世勤汪藻康執權元可當沈晦
黃夏卿郭仲荀鄧肅太學六局祕書省官等亦從之先

是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同其八人不同者
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臬孫傅張叔夜秦檜司
馬樸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

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宰相何臬
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
爭論乞存立趙氏者金人遂陷虜中不食嘔血而死叔
以至罷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嘔血而死叔
北遷道中惟飲湯義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
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曰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
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全節注呂中曰靖康之
禍視石晉無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
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使乘風縱火以晉之力雖疲而契
餘乃大呼而求戰虜使乘風縱火以晉之力雖疲而契
杜威之降虜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若
康之取狄終河再渡河再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若
人之夷狄終河再渡河再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若
又幸欲速和以實誤之也其始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
人也靖康之用兵之遺也宣和開釁之小人即靖康主和
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矣

癸丑金人歸馮濟曹輔譚世勣孫覲汪藻徐天民蘇餘
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入齋到虜書云自
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
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科括之急且重
因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九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邦昌乞免括金銀及請歸馮濟等二書附載于此乞免
括金銀君之於天下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始之君惟
曰義人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始之君惟
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始之君惟
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
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世不易
之恩遠令軍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
屏翰以事大國方宿夜祗懼無以報德思臨士民永為
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
前宋皇帝朝已蒙元帥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
悉皆罄盡今朝又蒙元帥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
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自浩大難以充足軍前
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

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
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獨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
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
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馬金皇帝建立藩屏之
意獲撫邦不任哀懇惶懼之至請歸馮濟等書曰比膺詔
冊闕致庶務之悉隳徒以初方賴臣等之助顧羣臣之
全關致庶務之悉隳徒以初方賴臣等之助顧羣臣之
渥外致庶務之悉隳徒以初方賴臣等之助顧羣臣之
持于私郭仲荀冀垂矜必蒙賜可依濟茲于人上何危懇
成營軍郭仲荀冀垂矜必蒙賜可依濟茲于人上何危懇
多士之有以副萬夫之意欲此留之臣僚等或下恩慈遣
帝或疏之質既得助於眾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
則庸疏之質既得助於眾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
尚祈英鑒俯亮愚誠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解簽書樞
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
人孫覲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均皆
遣還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
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
帝北狩甯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幹離不軍

護送由滑州路進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曹勳北
 裔王洎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朝并張覺緘首處分
 一宗文字上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得今城西軍前移文
 約又元係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得今城西軍前移文
 變及此向何文辭之不謂上國嘗以爲國今城破國亡
 命不計必以此爲辭也虜唯己嘗移文不復來取金人
 寨中議餘日自製御前奏稟通數日更遣人起居海上
 盟謂歡好不可至萬世大兵踵收乃指爲蒙須索合戮以
 爲報後罪處道甚而大兵踵收乃指爲蒙須索合戮以
 去歸間父處雖大兵踵收乃指爲蒙須索合戮以
 隙離至城破時始知三關之敗約所蓋嗣子將誰執承
 臨城之約某亦聽某願以方身代嗣子遠此告廷御令某
 大國誠祈同亦聽某願以方身代嗣子遠此告廷御令某
 有血誠一祈同亦聽某願以方身代嗣子遠此告廷御令某
 某等乞一祈同亦聽某願以方身代嗣子遠此告廷御令某
 卽分甘斧一南聽大國承命誠迫意切惟待盟初不恁
 去後二日有錢番使來云承命誠迫意切惟待盟初不恁
 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子卻不趙之背元約
 蔡儼北狩行錄云三稷傾危雖承子卻不趙之背元約
 元帥幹離不請觀打圍契丹舊臣郭藥師張令徽初以
 天祚出奔上表請歸本朝許之爵以衣師張令徽初以

珠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
 令拜太上皇藥師曰昔日君臣敢不盡禮前日之降力
 所不加乞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非
 公之罪何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非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尚書邵博提舉修繕是日交
 割外城金既不能下南京乃自甯陵而上盡僞置官屬
 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紀事本末卷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虜營辭
 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
 秉哲吳玠莫儔紀事本末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
 軍前開封府解發宮嬪一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
 帝姬駙馬四府繫此九人宗室及諸親王本末是月丁巳道
 十皇案原本繫此九人宗室及諸親王本末是月丁巳道
 君皇帝北狩甯德皇及後月據親王本末是月丁巳道
 康皇族陷虜記載此皇及後月據親王本末是月丁巳道
 子謙小大王訓見在五國城鄭才人王景王濟王莘王徐
 主各年幼秋才人生一見在親王景王濟王莘王徐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六十一
 五

百	宮	駙	福	公	五	趙	康	燕	王	行	平	各	邵	王	一	崔	府	主	位	男	福	狄	王
餘	院	馬	安	五	國	州	郡	五	有	在	郡	一	王	男	見	貴	相	嫁	居	敦	公	才	安
人	見	曾	德	國	建	越	王	觀	奔	故	王	男	男	女	在	如	公	陳	住	復	主	人	康
去	在	寅	順	一	安	王	孝	察	甯	信	下	年	成	成	駙	王	斜	王	洵	榮	德	韓	郡
年	宗	曹	德	歿	郡	韓	騫	有	郡	王	各	幼	之	文	馬	婉	保	已	德	公	公	官	州
來	室	晟	顯	故	王	州	男	亮	王	女	一	相	莘	王	尉	大	國	其	主	主	王	鐵	國
上	仲	蔡	德	公	青	鄆	安	越	有	四	女	國	王	男	男	宋	相	子	嫁	習	野	古	國
京	慕	仲	劉	福	嘉	嘉	州	士	稱	有	節	在	女	下	各	男	男	房	向	好	見	在	野
告	瑞	文	一	德	國	州	肅	稱	公	德	使	有	華	宅	遵	一	相	成	向	子	狄	才	一
朝	廷	等	彥	歿	宋	五	國	五	繪	一	親	賢	越	親	道	女	國	章	子	狄	才	一	福
廷	等	彥	歿	宋	五	國	五	繪	一	親	賢	越	親	道	女	國	章	子	狄	才	一	福	上
艱	難	宗	不	貴	國	國	瀛	國	一	親	賢	越	親	道	女	國	章	子	狄	才	一	福	上
賜	女	一	如	王	瀛	國	一	親	賢	越	親	道	女	國	章	子	狄	才	一	福	上	京	甯
錢	姨	金	閻	上	國	祁	歿	宅	五	宗	節	使	和	儀	已	王	公	成	在	在	在	在	在
三	嬪	國	婉	京	公	五	五	親	子	使	有	儀	已	王	公	成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萬	貫	士	京	一	令	國	國	王	子	使	有	儀	已	王	公	成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牛	等	坐	歿	福	昌	信	燕	王	晉	忠	郡	到	康	下	範	諸	好	如	開	公	後	成	純
三	五	諸	故	華	國	王	王	晉	忠	郡	到	康	下	範	諸	好	如	開	公	後	成	純	使

人	人	見	已	百
出	在	在	降	頭
合	北	已	救	為
作	人	令	濟	一
姓	奴	官	奉	使
自	婢	往	洪	皓
在	居	者	不	等
住	金	肯	見	在
一	國	已	祇	受
應	降	一	燕	京
扈	赦	官	應	被
二	帝	中	處	處
帝	親	二	宗	住
親	屬	八	室	金
屬	四	百	換	女
四	百	餘	一	女

出	說	等	京	監	人	二	于	及	申	死	至	四	受	謀	親	日	又	在	人	人	見	已	百		
外	四	欲	壯	驪	欲	十	丙	期	也	顏	帳	面	冊	赴	事	舉	吳	遼	為	出	在	在	降	頭	
城	方	奪	士	官	以	七	申	而	革	色	下	皆	請	夜	官	事	革	東	遷	合	北	已	救	為	
下	勤	駕	慨	米	救	所	日	謀	猶	議	兵	舉	班	百	謀	起	後	帝	落	二	作	人	已	養	
不	王	外	然	見	駕	皆	偽	洩	於	不	議	事	直	人	者	兵	養	往	姓	自	奴	官	奉	使	
滿	兵	走	起	軍	有	託	楚	故	初	變	事	瓊	甲	廣	不	好	誅	焉	留	居	者	往	洪	皓	
萬	將	時	兵	前	陝	以	錄	先	八	案	遂	與	被	甲	廣	不	好	誅	焉	留	居	者	往	洪	皓
人	至	有	謀	廢	西	彈	云	為	日	靖	斬	殿	司	上	等	忍	問	范	瓊	劫	二	帝	還	期	
二	近	軍	反	立	統	壓	初	范	舉	康	之	其	左	馬	數	屈	馬	瓊	劫	二	帝	還	期	以	
聖	甸	前	正	抱	制	振	駕	瓊	事	要	錄	徒	言	時	百	節	仲	劫	二	帝	還	期	以	三	
可	每	取	交	忠	官	濟	出	所	而	錄	百	謀	已	人	立	張	二	帝	還	期	以	三	月	初	
一	日	去	結	負	吳	為	不	誘	邦	繫	百	設	黎	排	異	所	帝	還	期	以	三	月	初	八	
舉	軍	鑿	班	義	名	得	李	昌	此	餘	設	黎	排	異	所	帝	還	期	以	三	月	初	八	日	
得	發	人	直	以	實	其	還	重	於	于	人	計	明	闔	姓	吳	還	期	以	三	月	初	八	日	
之	兵	入	散	官	一	實	戶	十	朝	七	月	戮	同	行	邦	妻	等	以	三	月	初	八	日	內	
革	出	城	置	祇	養	之	集	梅	綱	日	六	河	謀	至	昌	奴	數	人	月	初	八	日	內	八	
間	戰	置	藥	侯	軍	數	材	執	要	冊	乃	革	至	昌	奴	數	人	月	初	八	日	內	八	日	
是	精	兵	物	親	召	在	京	之	置	係	未	丙	至	昌	奴	數	人	月	初	八	日	內	八	日	
說	多	見	從	在	京	之	置	係	未	丙	至	昌	奴	數	人	月	初	八	日	內	八	日	內	八	

為奪駕之計初五日內親事官數百人聞立張邦昌
以不所告左節異姓先領兵追革至朱其居室以應為
徒中吳統制率日助時送雍使范瓊與之高士暮乃執革
謀曰子為斬之次促二事人跡闕軍中書圍於此要錄云
并其子開封府生平事闕軍中書圍於此要錄云
康要錄載吳封府生平事闕軍中書圍於此要錄云
靖康元年正月遣女真犯闕軍中書圍於此要錄云
太原府朝正月遣女真犯闕軍中書圍於此要錄云
服為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害書以歸語直見金帥
關得對寇上必割地與軍等處軍利授書以歸語直見金帥
之誓入寇遂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對馬人為京城吞
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馬陝西兵起陝西兵對馬人為京城吞
金騎已至會南道軍使陝西兵起陝西兵對馬人為京城吞
幸巡壁制官賊安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革充統制官賊安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南壁守禦官賊安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開水夜浸賊登城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二水夜浸賊登城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手殺五賊登城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上門執賊登城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駕出門使賊登城及填道將合始省南議及盡洩相視因留

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
三言革有兩朝萬一已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不報
二言革有兩朝萬一已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不報
白留守孫頓首言上后已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不報
皇太子革頓首言上后已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不報
以國本孫頓首言上后已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不報
子虜或邀請則抱以死告奉隊伍往密以願百姓類避
不名則忠義之勇下士結為隊伍往密以願百姓類避
為南去十義之勇下士結為隊伍往密以願百姓類避
濟州及約今上為食一子竟出革乃于啟聖院置局軍中
還二帝久在復將相文綰其後附益眾使臣張效
用數千人勇士數萬同文綰其後附益眾使臣張效
叔夜等赴軍前金人立約邦昌出之議入急議欲張效
范瓊等十軍人乃分兵約日突出十議入急議欲張效
與劉家寺及部勒城金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初八
日內廷合七部勒城金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初八
臣吳廷祚七部勒城金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初八
兵機無不通曉孫性資忠勇而文發地義夫國初功
又金人無不通曉孫性資忠勇而文發地義夫國初功
為河東統軍屯河陽案靖康要錄於瀋州阿離亭董

聞此信李重十朝
 綱要繫此于辛亥
 又發運使翁彥起
 事賈公靖以京城
 而進案靖要錄是
 兵至中以手書與
 端朝中丞云不得
 綱要二年四月王
 志合同荆浙安淮
 力合謀共安室北
 又金統兵十萬至
 錢蓋湖北由是襄
 家往虛自長安領
 范致虛乃引兵東
 既得關軍敗之致
 致虛前將軍李彥
 先是禪將李彥先
 利速多為支軍則
 出穀澠一蹶于險
 翟興提兵復西京
 極斬之案李重西
 經畧使范致虛率
 范致虛兵敗詳見
 封有偽尹高世及
 趙姓之極中興遺
 史也

附載于此編年曰
 禦計丙午秋東河
 守補官資僧道諸
 借制官者莫知其
 統制僧者莫知其
 落髮為僧作萬花
 詩於佛刹曰盡十
 遠半歲九分盡十
 蔡貫雖死有餘風
 翁安撫使席益見
 虛謬宜不使兵見
 用便宜不使兵見
 長城起宜不使兵
 以勝為起宜不使
 尊名師屯軍中亦
 京師鄧州新陰遺
 關由鄧州新陰遺
 高世由鄧州新陰
 自伊陽直衝之黏
 致虛恐陽直衝之
 懼而遁
 又宗澤敗敵于長
 因移軍南華敵于
 果夜至得空壁澤
 自南華遣兵過大

溝河擊敵大敗之斬首數百澤謀引兵渡河據敵歸
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擬先國之存亡在將所部復
大屯衛南復與不殆書康王曰今謂道者其說有五
還得正而道遠柔邪二日納諍而樂五曰進公實而
之剛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左右矣不恤也
近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左右矣不恤也
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夏四月庚申朔閏案四史朔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狩皇
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卷紀本末
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淵聖皇帝幸后諸王望拜
城方止今宗廟哭聲振動青城北日色慘翳風聲如號
時錄於此以見聖北狩後事實為僞記燕雲錄均有載
尤誣妄太過皆不足信也北帝云其人引身甚瘦到青
至鄭州教番兵內侍及婦人見少中一人引身甚瘦到
云平庫前中有一熊引及婦人見少中一人引身甚瘦到
有效致陛下慶及此死有餘責帝不言金人已薄位卑
歸番官梁慶齋來叫仲熊責帝國相有旨移資勃極
左副元帥不寫姓名只用一帝閣下府印下云謹封書烈
城九后夏四月庚申朔閏案四史朔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狩皇
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卷紀本末

天會五年四月日骨盧移齋勃極烈左副元帥係河致
書于南不朝皇帝日骨盧移齋勃極烈左副元帥係河致
人京下畢權令鄭州人從亮專奉河內歸縣丞范仲熊
汴京了內鄉不願歸州人從亮專奉河內歸縣丞范仲熊
北外還鄉不願歸州人從亮專奉河內歸縣丞范仲熊
遣合還鄉不願歸州人從亮專奉河內歸縣丞范仲熊
慶裔遣馬滑軍一冀英聰府為悉懷州河內歸縣丞范仲熊
道君由滑軍一冀英聰府為悉懷州河內歸縣丞范仲熊
入飲丁未到燕山離門三淮陽至雲中歸道君柳技打
毬飲聖眷至暮次燕山離門三淮陽至雲中歸道君柳技打
二馬聖眷至暮次燕山離門三淮陽至雲中歸道君柳技打
駙馬聖眷至暮次燕山離門三淮陽至雲中歸道君柳技打
后時躬親道君聖眷至暮次燕山離門三淮陽至雲中歸道君柳技打
赦文龍顏七月初二日侍宴會重至厚是時康王登道寶位鄭
喜動龍顏七月初二日侍宴會重至厚是時康王登道寶位鄭
皇太后禮二聖王初二日侍宴會重至厚是時康王登道寶位鄭
道君之禮二聖王初二日侍宴會重至厚是時康王登道寶位鄭
王東序酒五蓋自道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皇太子親
南面西酒五蓋自道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皇太子親
候違和聖諸蓋自道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皇太子親
三日聖諸蓋自道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皇太子親
東門外同日盡乃發金往中壽寺問歸七月中旬皇太子親
發之門外同日盡乃發金往中壽寺問歸七月中旬皇太子親
仙露寺宗室仲理以匹為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山
仙露寺宗室仲理以匹為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山

至中京九百五十里過石門至景州上盧龍嶺山下過
欒散河至澤河過大漠至中京相府院駐驛相府二院者
契丹舊時相國所居也門中京左二院道右院位
蕭聖居之中國一聖服番官居之燕山人烟每兩月比之燕
蕭索太甚二聖服番官居之燕山人烟每兩月比之燕
辨起供應道去聖眷器用皆需于燕山每兩月比之燕
中京相府院去聖眷器用皆需于燕山每兩月比之燕
取去宗室仙露寺養膳日以視嚴密自支鹽道升而
口至燕山無異拘及八點日給米一盤命宗女等八
王與兵卒無異拘及八點日給米一盤命宗女等八
寂宗一歲之間死使金分止存燕山百九困于道升而
莊宗趙遵其願奉使宗室仍舊燕山并起廢國相保州御
許放還本州其御莊宗室仍舊燕山并起廢國相保州御
侍郎陳過庭并御莊宗室仍舊燕山并起廢國相保州御
孫元在真定燕山并御莊宗室仍舊燕山并起廢國相保州御
國相黏罕到燕山并御莊宗室仍舊燕山并起廢國相保州御
方行備車促裝無復計追呼出頭許顯州自歸無不歡呼
得行見黏罕促裝無復計追呼出頭許顯州自歸無不歡呼
月書司馬樸營求肉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燕朝申本
赦書司馬樸營求肉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燕朝申本
守捉司馬樸營求肉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燕朝申本
十依舊養濟松年與一山蔡靖其子松年與一山蔡靖其子
養依舊養濟松年與一山蔡靖其子松年與一山蔡靖其子
燕王嗣濮王宰臣何榘密張叔夜駙馬曹都尉并皆
燕王嗣濮王宰臣何榘密張叔夜駙馬曹都尉并皆

身亡其餘有從淵聖在
中京者則未知存亡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

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

之物稱是祕閣圖書狼藉泥中金帛猶多踐之如糞壤

紀事本末卷九 先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黃

潛善遣探事人張宗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偽

詔邦昌偽赦迎立太后書各一紙案張邦昌事畧云辛

呂好問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邦昌手書赦天下

蕃人欲赦伊誰況公權攝當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便是

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當知天已還趙氏且速請

大元帥早正大位絕後使當知天已還趙氏且速請

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矣即不矣孟忠厚出
皇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矣即不矣孟忠厚出
邦昌所稱宋太后好戴大吾言不可矣即不矣孟忠厚出
元帥之語於是有復出戴大吾言不可矣即不矣孟忠厚出
問之慟哭乃歸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兗州抵宿州

駐軍謀渡江右輜重先鋒至山口三軍藉藉乃不果行
王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于河北諸將請曰此
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
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邀擊歸路于是布檄
并檄副元帥宗澤促河南南北兵依應指揮紀事本末續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邦昌降偽赦改還諸字為書時四
方勤王兵大集吳越宋太康遺錄靖康手書云康世受
及之今及靖康遺錄宋太康遺錄靖康手書云康世受
興遺史及靖康遺錄宋太康遺錄靖康手書云康世受
會編上宋太康遺錄宋太康遺錄靖康手書云康世受
生而取義惟期尊主書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前帝每
臣之易位既重羅網實難施于刀繩之外逼自悼于兵
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初命願難施于契丹之立晉
夙宵忤甚明存惟朝茲惟臣創之圖首在議以西宮尊
前跡以甚明存惟朝茲惟臣創之圖首在議以西宮尊
號同母后國繫周朝惟開創之圖首在議以西宮尊
順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哲宗之至祐皇以柔之禮
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媿彰于泰陵之聲雖嘗寓瑤華崇
于方夏端著紫庭之合早媿彰于泰陵之聲雖嘗寓瑤華崇

道之居亦繼奉欽聖還宮大詔久棲神於清館積系望
于儀刑是揭崇誠以正名開別宮而社宜幅員時恭陳
于國之儀是揭崇誠以正名開別宮而社宜幅員時恭陳
舊康濟之儀是揭崇誠以正名開別宮而社宜幅員時恭陳
臻后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冊寶其應干尊號曰宋
太事件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冊寶其應干尊號曰宋
事百載禮部疾速施行中興遺史冊寶其應干尊號曰宋
二守不堅致嗣君湯武之越郊野以結還難招致承平幾
京城堯舜之堅致嗣君湯武之越郊野以結還難招致承平幾
有堯舜之堅致嗣君湯武之越郊野以結還難招致承平幾
京城堯舜之堅致嗣君湯武之越郊野以結還難招致承平幾
諸州無輕重并君與釋舊行香第項官庶拯危難應守臣
兵至甸保甯寺依舊行香第項官庶拯危難應守臣
來處分屯第四項存恤諸處立陽九之危前帝靖康元
錄云初四日邦昌下赦諸處立陽九之危前帝靖康元
蒙而救民言適以昌下赦諸處立陽九之危前帝靖康元
死而救民言適以昌下赦諸處立陽九之危前帝靖康元
乖一向之誠宜念生靈係屬強見宋宗室遭陽九之危前
中守乃欲偷安雖無王節亦當國可路自裁而弗獲云遠
失旨靖康要錄四二月節亦當國可路自裁而弗獲云遠
中守乃欲偷安雖無王節亦當國可路自裁而弗獲云遠
失旨靖康要錄四二月節亦當國可路自裁而弗獲云遠
書海內承平垂二載及都畿城守不堅知兵三帝乃遷北
輕啟邊難大金在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知兵三帝乃遷北

原之乃忍死以救民言念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而獲
免乃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虞
不深求於民瘼豈能久于遠圖可與下特釋赦內官
庶期臻於甯謐以終重師所不原者並去處除放租
免盜賊等事宜勤王之禮部管押歸元來與覃恩同但
赦字為下手書而已行此書
甲子迎元祐皇后于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師愈

等齋咨日至大元帥府及書至王詢于師愈等所以來
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與潘謹燾等未回聞有元

帥府探兵入城因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

燾及與齋偽尚書省劄子至云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原
注濟郵等處訪尋康王所在仰逐處州郡守臣等具軍
法文狀申尚書省又二年四月二日奉旨李

曰大元帥府令差使臣潘謹燾李與體問京城訪聞二
聖曾無報應文字甚未審在京有脫金營來者供具不
城即具軍法人在甲子來前原行遣眾以為得體事仰
封乃辛酉也邦昌及康王容目全文武載二條並附甲
日乃辛酉也邦昌及康王容目全文武載二條並附甲
注文也邦昌及康王容目全文武載二條並附甲
於蔡琳程日丙寅疑與下康王何事相盟會編而并蓋
愈蔡琳程日丙寅疑與下康王何事相盟會編而并蓋
北去所遭禍難不齊疑與下康王何事相盟會編而并蓋
山九所遭禍難不齊疑與下康王何事相盟會編而并蓋
日還闕以餘金師再舉之日不問耗至冬臘月二日
酷主上蒙塵于郊外凡五日後不問耗至冬臘月二日
又聞宣金酋之令遂遷二使人行城外方知國臘月二日
后妃嬪御諸王之帝姬并宗室太行子盡及上皇二月
而推異姓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官乃不靈分六宮遂
御筆禍孫傳免屠城廟社稷百官乃不靈分六宮遂
妄為禍孫傳免屠城廟社稷百官乃不靈分六宮遂
救君執命終莫對二太公號士大為不靈分六宮遂
蘇敵不又緣甲士防虞中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刀禍于
死河能不可得甲士防虞中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刀禍于
一變皆不測死安謂足借忽劉宗又對眾罵城中文武百
吳開身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對眾罵城中文武百

而兵責伏心使又切當以御程可此民世而命靈帝而戴曾官
是數以刀摧構康之別幸皆候通欲然荷壞可設之百天不為
然逾大而裂前王至貢臣幸齋故追念大後後皆惟有從禍福謂而退恩以首惡之
念百義二涕淚殞日月五夏次伏明議之還而報在干辱從而為也忠若百官則臣民盡死六金恩
與萬故聖不減而構使聞君親之楚毒兵不足為宗喻族之降大王瞻望殿下激
相預飲之禁窮使聞君親之楚毒兵不足為宗喻族之降大王瞻望殿下激
公使泣變輿未復四方之流離見宗喻族之降大王瞻望殿下激
去邀忍與天復四方之流離見宗喻族之降大王瞻望殿下激
歲迎死未復四方之流離見宗喻族之降大王瞻望殿下激
同率力復四方之流離見宗喻族之降大王瞻望殿下激
處皆圖奉迎今河集將東忠義之
賊營應蚤夜以觀聞人足音
營從容淡月自謂知心

故此來之陳始流有言而不信士大夫將佐亦皆云爾今
不謬天或悔禍可覲二聖之志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
之歸而然失措九廟之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不
輿於伊而上之矣構身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盡
愧於迎二聖矣復還中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之忠
力奉而迎二聖矣復還中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之忠
受賜而迎二聖矣復還中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之忠
修謝不能多矣氣復令漸熱伏惟鈞侯動止康裕雖方寸
成忠郎黃永錫齋詣邦昌前投下且令觀變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日稱臣言
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
所以不死者以君上之在外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
良厚何向時與王使幹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
紀事本末
卷百五十五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
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

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于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虜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敵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返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

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復生無以加矣如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受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

案王清明玉照新志為中丞馬伸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至臺云金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問馬遠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狀申復辟謹具伏觀大金以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又案秦入議狀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紀事本末卷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同諸路赦文

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遣尙書左丞馮
澥為奉迎使權尙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
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興師此為
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卒
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
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屬天乞王正位于濟
昌等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于南京乃祖宗受命
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上然之據汪伯彥建炎中興
日事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云則當即
辰事也日麻又云會有一衣自金寨者歸傳太上皇聖
語曰王可益昭皇帝命符衣聖相授之至意仲親筆二
遂屈于是勸即昭皇帝命符衣聖相授之至意仲親筆二
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稟呈王慨歎可王之中興
云是時議上即于濟州或曰濟州或曰南京云則當即
數萬人詣轅門乞即于濟州或曰濟州或曰南京云則當即

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琮等數以議不當即位當著
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詰四方南仲延禧世則曰二
帝北狩天下無所統一天下無君之道兵不於此時正
定天位而後天統一定將生變亂稱制不改元那得
必告康王即而後天統一定將生變亂稱制不改元那得
可告康王即而後天統一定將生變亂稱制不改元那得
宗廟社稷之福也何可淡衣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
遂定即位於南都屈時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
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
母又合諭王往曾密賜馬價珠子合及王密啟欲決河
灌虜人語為質驗宣和皇后以金環寄王及傳王再出
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王慟哭拜受由
是決意趨應天通鑑事本末卷百五十五續宋編年資治
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元祐皇后又合姪權編年資治
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河
北竄出城起行至過河旬日後宣諭勛曰我夢四日自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五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
勳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又厚今雖暫立不異姓終必思
事次不肯宣諭助昌幸我左念惟汝後生健步及此知我難
為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惟汝後生健步及此知我難
曰臣仰賴上天威可以庶知父母惟汝後生健步及此知我難
意是晚太上天威可以庶知父母惟汝後生健步及此知我難
便可是即真來救御衣并襲九圍而願不辱命得達聖
鄭皇所帶金耳環子以製之為雙飛小蝶俗呼鬪高飛
是今上方所必見康王手製之為雙飛小蝶俗呼鬪高飛
不北行之所必見康王手製之為雙飛小蝶俗呼鬪高飛
吾血行之所必見康王手製之為雙飛小蝶俗呼鬪高飛
外吾不能多致語未期相見惟早清中某且曰且見大深無
此信三聖人多致語未期相見惟早清中某且曰且見大深無
付助曰無恙皇太后願早如初取環遂得與沈山爾父母去
父幸道無恙皇太后願早如初取環遂得與沈山爾父母去
王但奏可積憤又曰之謀悉舉行之無以我誓不且見大深無
宗廟違者不積憤又曰之謀悉舉行之無以我誓不且見大深無
言有禍雖不祥相要當知而戒焉太上靖康誅罰為甚今
日之禍雖不祥相要當知而戒焉太上靖康誅罰為甚今
宋之德未泯士眾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家宗
廟若不賜取記犀合子等物大事否又宣諭曰曾說欲決河灌
德宮密賜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大事否又宣諭曰曾說欲決河灌

河番人等事以為密驗在金寨臨行日恭承皇太后聖
訓令奏大王聽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貌狀雄偉各
送大劍擁衛王後女甚謹必其陰助今宜嚴崇奉以答
執弓我事深必四聖火甚謹必其陰助今宜嚴崇奉以答
悟曰後夜四聖火甚謹必其陰助今宜嚴崇奉以答
事自後夜四聖火甚謹必其陰助今宜嚴崇奉以答
天賦臣扈從時皇太后未焚香祝曰今位嘗用象戲局以
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位嘗用象戲局以
於局若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位嘗用象戲局以
九宮他子皆不入九宮者大必得天位今位嘗用象戲局以
奏太他子皆不入九宮者大必得天位今位嘗用象戲局以
異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助等皆再拜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
歸兩府幕次自僭號位至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
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
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百五十五案續
宋編年資治通鑑敘此於三年三月又云與執政坐議
必自稱名有面得者為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

必自稱名有面得者為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

方則曰宣旨遇金人至則遽易服張邦昌曰敵去未遠請
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
侯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
至是請元祐皇后垂簾

王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

王深拒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一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二

諭云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之重但恐不能濟伏讀

再四涕泗橫臆仰說私責任之重不可逃澤伏見奸

竭路遠言輕不能感動元肆赦又挾孟后以逃澤伏見奸

臣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挾孟后以逃澤伏見奸

欲散諸路勤王且人之兵豈亂紅蹤服無可疑者今誨諭有或

出權宜之路且人之兵豈亂紅蹤服無可疑者今誨諭有或

奸臣初未嘗不謙遜退避中藏禍心況惡狀彰著如此

今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

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牽亮於不

澤衰老痛切忠義之極不免縷縷敷陳乞賜哀亮於不

民志使天下有歸向易見幾而作不侯終日願批

王速圖之別幅曰并承親訓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

近有尚書省劄子於鄆濟間尋訪大王事此乃出自奸

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印記盡被敵擄去

兼驅行吏故作行遣惑亂天下何稟等亦在敵中澤近

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已令常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澤近

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為
隄備去訖伏乞照察

甲戌太后告天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

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

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

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于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號

位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

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

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序傳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

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應神器之歸繇康邸之

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

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志案此文汪藻所為也秦湛

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是日大元帥府

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

約束比金人邀請二聖北去已星夜措置邀迎外敵先

于三月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

歸寶退位所有八日已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

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即具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

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偽冒可疑文字並申審

以顏岐為參議官滕康周望為紀實李綱傳檄京師與

湖南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荆湖勤王之師旬日間集

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乙亥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為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

議大夫范宗尹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

大慶殿文武百官再上表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戊寅大元帥命宗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

托起發以辛宗彥為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前軍統

制王徹副之張瓊左軍統制孔彥威副之張浚中軍統

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制劉浩副之范實後軍統制

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備護衛入應天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月是日王如南京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案建炎中興日麻晚宿新興店王

伯彥曰當間太平興國中北戎寇邊太宗皇帝幸大名

親征方渡河有謁於馬首者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之

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繼前

勝之美與夫邑號柏人里名廊延路經畧使張深副總管

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為都提舉曹輔路允迪范

宗尹以太后詣旨趣進發遺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在偽位張深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

光世前乃遣使所持扇左右倒置漢弓箭手一曰人騎夜半

齋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等罔測光世密諭之曰側問康

王領大元帥聚兵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府分明投下

文元帥而回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府分明投下

得元帥府二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進至朱仙府分明投下

大元帥府二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進至朱仙府分明投下

深去以所使臣劉宗偕深將所部同興仁府只于本府駐

發濟州劉光世從衛王州時王師無至者王大喜自是委

辛巳康王次單州日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案北盟會編是

兵來會以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總管孫昭遠案北盟會編稱

副總管以所部兵來會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

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皇

朝無疆之麻天人合應以啟中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

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

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

驚下承乏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所欲于二十五日

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

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幹

當公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

府治金人圍京城時屢分兵犯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

復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撫范詢兵王淵韓世忠皆在

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

五軍楊維忠等警嚴以備非常

甲申康王率百官朝三殿御容元祐太后令備車駕法仗
等百官庶務各分其半來進是日王時雍徐秉哲奉乘
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之紀

本末卷百五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癸未
康王次應天府翌日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植

丁亥元天所屬應有宋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

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一案建

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求端于天
探一府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後漢光武中興改元

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
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用殿武下誕彌歲亦丁亥天

屬火宋以火德王藝祖開基改元建隆南仲等議請以改
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議請以改

建元為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

遂燕安託迹琳宮惟務勤于香火棲心道妙局嘗事于
朝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
以從權難利懷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簾帷每應政機
如負芒刺第手書之達意懇康國以投誠冀應厯數之
歸深慰寰區之望臣案此下往冠蓋相議符寶既將物
儀備設丹悃悉期于陳露淵聰于謙沖欲報之誠以日
為歲今間涓辰之吉受冊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
風雷之號令天命所屬黎元咸竭于驩心大器既安衰

老遂諧于素志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一案元祐太后冊文
外文武臣僚等朕惟盛德者報必隆屬尊者禮宜備古
之彝訓國有故常元祐皇制行徽柔宅心虛靜蚤備古
極於承泰久玩道於瑤華庚辰并后之文己嘗誕告丙
午復號之旨未及布宣比者戎騎內侵都城失守方二
聖之播遷屬百辟之抗言還使輶轔暫臨庶務洞達事
機之變深維宗社之安踵遣使輶轔暫臨庶務洞達事

之奉日亟頒歸政之書功加于時舉協于義是用參稽

冊為元祐皇太后仍令所司論以聞施行

奉冊寶應令行典禮官即速討論于南京遙上尊

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建言受命壇於宜東壇偏五禮朔上登壇受寶冊及

帝位中興府東壇偏五禮朔上登壇受寶冊及

請以中興府東壇偏五禮朔上登壇受寶冊及

乘哲先是四二名壇載于元祐上登壇受寶冊及

及張邦昌等前赴南迎請又命各分其半發遣王時雍徐

押乘輿服御輦儀仗至京請來進王坐便成南仲各

內有延禧一私頂非人皆侍立成章等捧笏以奉此

後此神宗皇帝願下即位後退朝至宗皇帝道君皇

非太祖制也願下即位後退朝至宗皇帝道君皇

宗太制也願下即位後退朝至宗皇帝道君皇

將佐平氣象王敏容流涕上於五六吾固辭者亦屢矣

方此疇書勸進拜叩固請至皇於五六吾固辭者亦屢矣

服御之意迫不思繼已敢不欽承於命刻擇官選得五

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譙門之左營築壇場命朱

勝非撰策文告禮儀使延禧讀冊告天汪伯彥黃潛善

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皆登壇行善事王泣涕即皇帝

位稱賀上天殿侍立正衙南仲伯彥潛善封聖文則等

先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編會

以乘輿深越宗廟貼危迫於師劄救勉外文武臣僚朕比

性子載加于庶之懷養惟乾龍宮帝人明憲天節多儉由

乃遣單車于使欲邀龍屈于虜營欲為民而請命沈

而編戶困於金縉復再屈于虜營欲為民而請命沈

瞻人駿之晦內明道時方艱虞聖以尊養溥及惟德望

願尊奉敢忘雖道妙無名豈形容之可及惟德望

日孝慈淵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禮官即速淵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討論以間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慈谿馮一梅輯注



